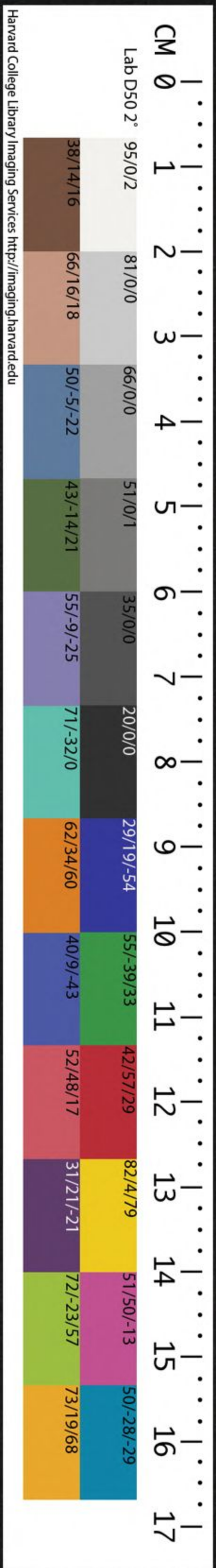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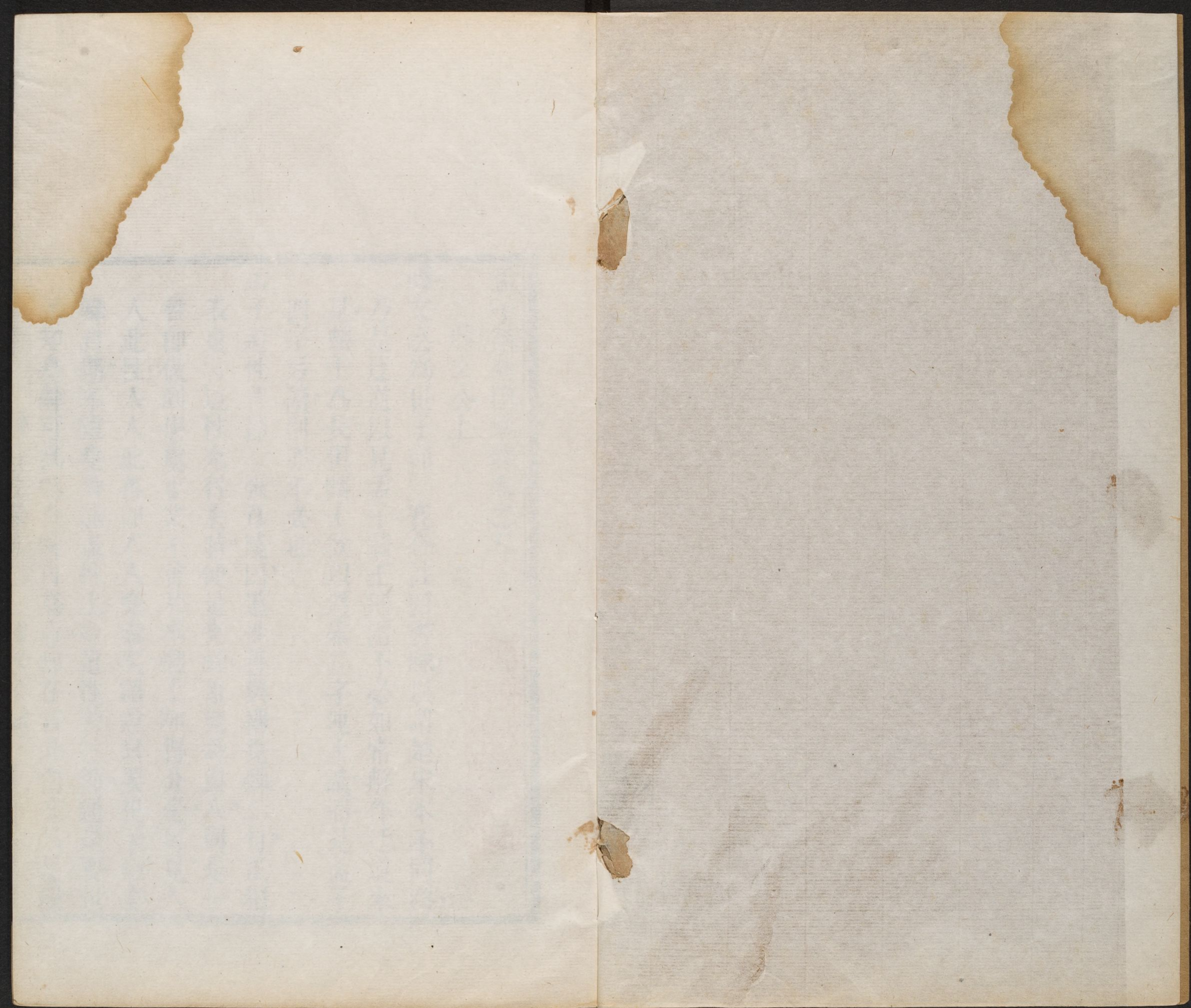


T 856/717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節。賽合註四書脉。俱謂楚宋本不同路。乃是迂道。以見孟子。麟士則謂不必如常解作迂道來。見麟士爲長。但麟士欲以過宋二字連上讀。而見孟子四字另讀。則亦不必也。

孟子道性善節。張彥陵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言這性充得去時。便是堯舜。蓋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卽做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卽人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道性善三節。通是要世子知堯舜可爲。然堯舜可爲意。却在言外。白文只是說



性善其稱堯舜者所以實性善也其言道一者即稱堯舜之意也其引成颺三人之言者所以明道一也玩大註可見大全雖有互相發明之說然須在言外見得也淺說體貼得好○大全辨芑山張氏謂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流行於形質之際謂之氣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而以程朱言氣質之性為非又引朱子晚年定論為證可謂不知而妄言彼蓋未識心之屬氣質而晚年定論為陽明矯誣之書也戊午

世子自楚反節 陳潛室曰當時聖學不明人但知功利之可求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文公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

疑是可與進道之萌芽也○鄒嶧山曰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此條本存疑愚意可字改作必字似尤妙蓋道是活絡總統字隨處說得而各有所指此道正指性而說道便是說性也常說於本文內或云道出於性此誤本性一故道一或云性即道也淺說如此或云這箇性的道理俱欠渾融此與淺說解俱似不妨

成颺謂齊景公曰節 四書脉曰颺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吾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翼註曰畏字是不敢擔當意○張彥陵曰舜何人子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模擬上著力有敢作敢為的氣象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自忖自憂的光景○賽合

註曰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爲我之師也○翼註曰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沈無回曰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工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湖南講曰問引成蹊等語舊解俱釋道一今講釋稱堯舜何故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周公皆是以人實之明與堯舜相映照然前文稱堯舜原爲證性善則此釋堯舜亦卽是證道一不必疑有異同

今滕絕長補短節 李衷一曰孟子直怕世子以國小難爲自誘故把猶可以爲善國激他其實爲堯舜只在自家心上討與絕長補短何關○翼註曰猶可以爲善國

且據理閒閒說而勉世子奮發有爲之意却寓引書內○姚承菴曰性統天下之同本非我所獨有善其身善天下總是我性分內吾由道以盡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爲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沈無回曰孟子言性善而卽歸到可以爲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似後儒分作兩截下文喪禮并田學校正性善作用處○依此二條則上面三節似已兼事業在內淺說亦似如此據蒙引存疑則上面只說脩身至末節方兼事業說蒙存似不是姑附於下○附蒙引曰安於卑近本自其持身言不謂安於國勢之卑近也○附存疑曰能自克而爲善去惡與爲善國何干預蓋爲善去惡則知脩身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國

家矣。○據愚見。則註安於卑近等本。兼持身治國言。不必如蒙存於言外。補說治國也。○說叢曰。孟子引若藥二句。早已慮到了。觀下二章可見。欲行喪禮。便有父兄百官來沮他。欲行井田。便有許行來壞他。非勇往不顧。安能行得。所以一則曰。是在世子。再則曰。子力行之。皆是此章末二句之意。

滕定公薨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大旨。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句句相應。○翼註。賽合註。四書脉皆同。○彥陵又曰。按世子志行喪禮。根原全在於心。終不忘處得來。此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心。可見人

性之無不善。而堯舜真可爲矣。

滕定公薨節。吳因之曰。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問之者。意謂喪禮當何如。乃爲順人之情。而合聖人之道耳。孟子告以自盡其心。而行三年之喪。見此乃所以順人情。而合聖道也。大抵世子志於喪禮。全本性善堯舜之說來。孟子告之。亦仍不出性善堯舜之旨。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節。翼註曰。固所自盡。泛就人子自然之心說。不可加一當字。玩註宜乎可見。○又曰。論語自致自字。是自然。此自字。是自己。觀註非自外至可見。而自然盡心。乃在固字上。○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箇大本大原。自盡其心。喪禮之大

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然學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闊。而於大本大經之際。酌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翼註曰。三年之喪句。是主齊疏。飭粥皆在三年內。○吳因之曰。講吾嘗聞之句。要本通行意發之。○又曰。孟子正告文公處。全在三年之喪五句。但親喪自盡。尤是喪禮大本大原。故用以開端。此句是於稱許之中。而寓感觸之意。蓋以發其不忍之良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節。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卽體先祖的口氣。謂先祖教人從

其禮者。其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爲立法之祖耳。○翼註曰。吾字指先祖。先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註上世卽先祖也。謂然友曰節。張彥陵曰。父兄百官不欲。皆緣世子真心未徹。故又以不可他求打動他。○賽合註曰。恐是世子自恐其格於衆議。而不能盡心於喪禮也。子爲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己得盡心行禮意。或說云。欲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欲行。則又沮於衆人之議。如此。則是不欲行矣。此語未妥。○吳因之曰。孔子曰。君薨。半節。要卽親喪自盡意。而闡發之。再申前意。非更立說。亦猶前夫道一而已矣。以下。惟堅世子篤信之志。而不復爲他說。同一機軸。前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重一

禮字。君薨聽於冢宰云云。重一哀字。故然友及命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也。顏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也。終行喪禮以致人心悅服。世子真無負於性善堯舜之說矣。○按因之最認得真。蓋孔子曰半節。雖是言上行下效。然與他處上行下效不同。他處上行下效。是泛說。此處只就心上說。蓋百官之沮喪禮也。只因其良心汨沒。世子自盡其心之哀。而彼之心動矣。彼之心動。則自不來沮我之喪禮矣。玩註亦。是主哀上說。但哀亦即行於禮之中。非哀自哀禮自禮也。○大全辨芑山張氏曰。漢文變古。始為易月之制。蓋為吏民設耳。景帝冒用其文。晏然短喪。後世譏之。若宋孝宗者。推明晉武魏文之意。斷然行三年之喪。而

不疑。其亦文公之流亞歟。

然友及命世子曰然節。張彥陵曰。五月以下。一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一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董思白曰。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與前皆不欲相關。蓋自世子一求諸己。而始焉違之者。今忽稱之。信當自盡。而不可他求矣。○輔氏謂可當作皆不是。皆字意在可字之上。○四書脈曰。觀是四方來觀者。弔是鄰國來弔者。勿混看。○然須知此亦是互文。○悅是人心自盡之暢機。心之盡處。人人快滿。此政孩提親愛之初心。無不具足者也。如止云喪禮久廢。復行人皆悅服者。猶粗。此意亦包在內。

滕文公問為國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通章以不緩民事

困勉錄卷之五
六
爲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經界則行助之實用處。○徐倣弦曰：通章大義只歸重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前段論制產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徐岩泉曰：爲國一篇規模宏大，條理精密，仁以爲主義以行之，皆是從性善處認出箇民物一體之仁，所以作用至精至備。夫子於老安少懷，孟子於老老幼幼，不出乎此。

滕文公問爲國兩節。姚承菴曰：國依民，民依稼穡，民事卽國事，只緣人君視爲二事，緩不爲計，所以民失其所。而國非其國，民事不可緩，是教文公不緩民事，非謂民

事緩不得。○四書脉曰：民事暗指制產行助說，講內全要含經國區處，以應下面等意，勿泛講。○蘇紫溪曰：七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卽其詞而玩之，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咨嗟而告戒者，惟此民事。君所咏歎而圖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全是要文公以此爲法，民自急其事，意却輕。○此新說之勝於舊說者也。

民之爲道也節。徐倣弦曰：焉有仁人在位，先發出不忍人之心，以爲行政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箇根本著實處，若無恭儉一節，便是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節。張彥陵曰：是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說來，恭而禮下帶說禮下，卽所謂不侮人。

有制。卽所謂不奪人。○焦漪園曰。本重取民有制。却兼禮下者。設官正所以爲民也。且禮下有定額。而不至於多取。亦同歸於厚民矣。○恭儉節。蒙引有二說。一是自治而後及人也。一是有仁心而後有仁政也。看來兼用亦得。○蒙引旣謂制祿卽禮下之事。又疑世祿以養之。非以禮接下也。以禮下爲起下文云云者。未必然也。此疑不是。○吳因之曰。此節是論賢君不緩民事。不專重禮。下句必先說恭儉者。不過提出禮下取民有制的原頭。以起下文耳。如俗說云。惟有實德。故有善政。不知何謂。○按因之說。與前徐儆弦說。非相悖也。因之但欲人識得輕重耳。○大全趙氏謂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殊謬。此處無學校意在內。麟士收之。誤也。蒙引

得之。○順治辛丑。陳秉謙文人主履滿。知謙斷無盛德狎侮之事。而特慮懷可以恭。可以無恭之心。而民事於此乎怠。是故賢君必恭。人主處豐思約。斷無太康自侈之虞。而第恐存可以儉。可以不儉之意。而民事於此乎荒。是故賢君必儉。○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唐文宗御便殿。舉衫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中書舍人柳公權對曰。陛下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僅末節耳。愚按人主儉德不可少。當先務其大者。文宗可謂儉矣。然誤用李訓鄭註之策。自甘露變起。天下事皆決於北司。至自慚不逮周赧漢獻。雖儉何益哉。後世明主。聞公權之言。益信徒儉。無補於民事。而亂天下者。又不獨秦皇漢武奢侈之足

爲戒也。

陽虎曰節。張彥陵曰。按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在爲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吳因之曰。制民恆產。就落在取民有制之內。言取民有制。而制民恆產在其中矣。故此節只重取之之制。註把制民恆產與取之之制兩項並言者。特兼承民之爲道節。及賢君恭儉節兩邊說來。故判氣如此耳。切不可。以五十七百畝爲制產。以而貢而助而徹爲賦法。如此。是上文制民恆產與取之之制。口作兩開看矣。要辨。○附蒙引曰。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制常產也。而貢而助而徹。則其取之制也。還要分析方明。若單言貢助徹。則該制常產之義矣。○季

彭山曰。貢助徹本無二田。於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就其中留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則謂之助。徹者二句。是申言助徹之義相通。所以更不解貢。公劉殷之諸侯也。而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亦謂助爲徹矣。孟子專意欲行助法。故以貢形助。以見周亦用助之意。○存疑夏后氏一井十八家之說。本金仁山。而比仁山尤爲精密。此雖俱與註不合。然集註所言。朱子亦自疑之。則固可以通融也。若袁氏明善說。則又與存疑不同。此則不可用也。見大全方里而井節。○蒙引謂夏當洪水後。難行井田。與存疑夏后氏一井十八家之說。似難並用。然意夏后之世。不井之田固多。而成井之田亦必有。二說固可並行也。○按井田始於

黃帝而註云商人始制說者疑之吳日生夏后氏五節文云井田之略自黃帝興中更洪水耗矣夏后抑而未行至殷周特詳極明○鄉遂用貢諸家皆以十爲數馬氏謂不必拘蒙引從馬氏而存疑不取看來蒙引爲是○鄉遂之溝洫載於遂人者詳都鄙之溝洫載於匠人者略蓋匠人職只言井間有溝成間有洫云云耳不言其幾洫幾溝也小註趙氏謂每丘縱橫各三溝存疑謂丘當有十六溝未知孰是姑存以俟考○匠人之畝書蔡傳以爲通水渠而禮書以爲播種之地未詳孰是○禮書引周禮鄭註云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云云南畝當是東畝之誤若以南畝言之遂橫溝縱矣然見刻本鄭註亦作南畝不知何也○馬氏通考又謂鄉遂迫近

王城凶豐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故止行助法亦似有理然卒不見得鄉遂所以行不得井田之意○存疑鄭氏邦國用助之說此不是蓋鄭氏所云邦國止是畿內之邦國耳但鄭氏說亦不曾見得鄉遂所以行不得井田之意○吳因之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非徒什其義而已正欲深著取民有制以見其爲良法耳○翼註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何等公溥但藉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何等簡便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節 翼註曰龍子曰三節總見得助法當行○張彥陵曰自古隨時立法無非變通以宜民未有不善者而後世泥其制以定賦則貢不若助之

善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要知貢法不善乃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禹貢之舊如夏賦之錯出者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吳因之曰龍子節是把貢法苛刻形出助法取民有制言貢法之流弊一至於此助則公田為君子所得私田為野人所受豐歉各自當之安有此流弊耶故見助之為善而當行也○賽合註曰狼貪猛之獸聚物不整故多而棄捐者為狼籍○張彥陵曰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必欲滿其常數也○翼註曰為民父母至節末俱跟取盈來○合註又曰為民父母以下單就凶年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來轉乎溝壑承稱貸來盼盼然連著不得養父母說非因終歲勤動而盼盼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節張彥陵曰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吳因之曰滕行世祿實當不得制祿不可便謂厚君子蓋必公田所養乃為制祿乃為厚君子若滕行世祿特取民無制以給之者耳

詩云雨我公田節禮書曰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張彥陵曰所謂周用助者當時助法之廢已久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想像出來講中須得此意雖字亦字要味言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自殷至周時已久矣而助法尚未之變則法之善可知且以文武君而周公

相豈不能創制立法而助却仍殷之舊則法之善又可
知。總明助法之善所當行意。○此二意當與直解一條
並用。○直解曰助法未行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
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時也用此法。○大全辨或曰夏小
正云農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雖周亦助
予不能無疑。蓋徹法雖都鄙用助。然是通力合作計畝
均收與殷助法之同養公田者自不同。何謂雖周亦助
講家概謂二法名異實同竊所未安。愚意周雖立徹法
而仍不廢公田之名。想是並存二法使後世因時之
宜而行之。大抵助之弊也。姦民匿力而惰於公。徹之弊
也。桀吏行私而濫於民。故二法並存使後世權而行之
助弊則救之以徹。徹弊則復救之以助。此周先王之微

意也。周之衰也。徹弊矣。不救之以助而救之以貢。此民
所以病也。故孟子獨教之行助。若泛說二法名異實同
則大註所謂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無著落矣。○按周
雖定徹法。大抵亦隨地所宜。有行徹之處。亦有行助之
處。故詩有公田之名。予前因時之說未盡。辛亥五月十
八識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節。張彥陵曰此節見行助之後。

便可設學校以教民。總見助之當行意。教養不可平。○

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夏當禪受天

下禮讓成風。直是教人六德六行興仁興讓而已。校字

有倫次等第激發造就意。殷當革命後欲消天下于戈

之習。故借習射觀德。陶之禮讓中也。周道尊尊而親親

又當播棄黎老之後。則養老為先。○庠序校三代雖有

困勉錄卷之五
異名。然周之鄉學亦有序校之名。想周鄉學之總名則謂之庠耳。○大抵草野之耳目易於積玩開創之初必有以振舉而更新之。○附許氏通考曰。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此三句說得明。但凡黨立校句不知其何所出耳。○孫若士論學則三代句曰。題意有不必旁借求深者。如此題不過重首善為立教之原而已。作者偏搜旁義財賦兵刑國勢符曆無所不及。果有當與。○蘇紫溪曰。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繫而不可解。此視無恆產而放肆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恆產之立。此民事所以不可緩也。○翼註曰。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主躬行言也。○吳因之曰。上庠者養也。三句內便隱隱是明倫意了。非徒空空發明其義而已。○又

曰。上只是敘三代建學之制耳。所以明人倫三句。方見學校關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

有王者起節。吳因之曰。此新國字與為國字正相應。

使畢戰問井地節。四書脉曰。仁政指井地。○又曰。一反

一正。總明必自經界始意。○張彥陵曰。按經界不正四語。舊解以不正句為主。而以不均不平分貼分田制祿兩項。○翼註曰。下半段以經界二字為重。如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之類。非有經界如何分曉。須逐段點入經界字妙。○又曰。暴君汙吏自使其私而不恤民。彼正所謂貪暴之多取。而於豪強之兼併。非所暇問者。故必慢其經界。

夫滕壤地褊小節。四書家訓曰。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

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請野九一而助節。四書家訓曰：九一以田之區數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此處都有經界。在正就在這裏。正。四書脉曰：九與什是分田。一是制祿。○附蒙引曰：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外之門。鄉遂之地也。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按大全陰氏及文獻通考俱云：鄉遂空曠。而都鄙有山林陵麓之阻。獨蒙引之說與之相反。今講家都從蒙引。看來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鄉遂所以不用助。都鄙所以用助。本不在於空曠與不空曠也。存疑得之矣。蒙引

與陰氏通考俱偏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兩節。賽合註曰：圭田餘夫之田皆有經界所當正之。○說叢董日鑄曰：圭田意如天子諸侯之籍田。必躬耕之。非如常祿之但享其入而已。○蒙引謂圭田以井田之未有所屬者充之。不若朱子謂只是助法之公田也。然愚意亦不止是助法之公田。卽鄉遂之什一亦可充圭田也。○直解謂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享不備。此謬也。圭田所以發其孝思。非為其祿薄也。蓋卿亦在內。豈是祿薄者。○附大全辨或曰：圭田是卿大夫既沒。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其身。則三鼎五鼎不同。不得一概施之。且其田祿足以供祭。何必更與圭田。但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當

必有差無永世僭據之理

死徙無出鄉節。翼註曰：死徙節，卽承上言。井地之法，旣行，則不但有以善民生，而又有以善其俗。如此立意，爲得常說多云：貢助固兼行，而助法尤爲善。作歸重助法說，殊不知上文原重助法，不待此節也。○此節鄉字，不必拘，不可作鄉遂之鄉看。猶言一方耳。禮書以鄉田同井，句證鄉遂之亦爲井，非也。○張彥陵曰：鄉田同井，此句是一節之樞紐。○則百姓句，未嘗不是效，但其效不止此耳。且其所以說此效者，亦不重在效，其意歸於言井田之有以善民俗耳。故蒙引謂亦不必云著其效，非謂其不是效也。須善會。○蒙引云：不是效，極是。方里而井節。張彥陵曰：此正是經界處，所以別野人也。

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卽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爲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也。○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卽前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風。其助法之善，一至於此乎。○方里而井二句，以里計之，則一里以畝計之，則九百畝。總是一意。○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不侵民，民不侵官，故亦屬在井田形體之內。○劉上玉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助，皆宜渾淪若先。

困勉錄卷之五
五
說明。則此節贅矣。○袁氏明善夏后氏九家同井之說。與存疑十八家同井之說。俱爲悖註。而存疑似稍近理。袁氏所謂菜田者。殊無據。周禮止有萊田。未見有菜田也。

此其大略也節。四書家訓曰。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賽合註四書脉俱同。○講大略句。當云古法之不合乎人情者有矣。而大略則其不合者尤多矣。古法之不宜乎土俗者有矣。而大略則其不宜者尤多矣。○大略依註對詳細說。不對潤澤說。講潤澤句。當云蓋使古制詳明亦不可不潤澤也。况其大略尤不可不潤澤也。淺說以大略對潤澤說。不是附後。○附淺說曰。吾所言者形體之規模。公私之畝數。以爲經畫井田之準則而已。

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者衆而病之者寡。或效見於今。而弊生於後。如此之類。吾皆不得而詳言之也。○賽合註曰。前七段皆是敘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宋高宗建炎三年。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每十六夫爲一井。其後朱子甚愛其書。愚按本政書考驗雖詳。然所云做古井田。必一夫占田五十畝。終是拘泥形制。非通變宜民之道。苟一處窒礙不行。則良法自此壞矣。善乎方正學孝儒之言曰。流俗謂井田不可行於今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

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亦當用貢法。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畫井哉？但使人各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為力也。審如方氏之說，則師其意，不必泥其迹，深得孟子潤澤之義。尤補本政書所未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總旨。張彥陵曰：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直至亦不用於耕耳，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變矣，是責陳相之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辨。故又併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中，復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耕，已折倒並

耕之說。次段至而暇耕乎，截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於耕耳，截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師，亦從並耕生來，而末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得平重。○又曰：全章俱平敘語，而大要以仁義二字作眼目。如勞心治人以代勞力者之食人，是通天下之義也。如用心得人，以代吾之治人，是為天下之仁也。○但須知前段亦有仁字在內，後段亦有義字在內耳。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節。蘇紫溪曰：許行是一箇大言欺世之徒。彼見儒者言三代之說，故自倡一說，不曰三代，亦不曰堯舜，而直曰神農，為神農之道。在二帝三王之上，而已之所學，在儒者之上，欲以是而竦動人主，竦

動天下耳。曰衣褐。便見不用尊貴章服意。曰捆織爲食。便見自食其力意。此其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神農之言。非謂是神農所言。但其所言者。乃神農之道耳。爲字亦非是不好字。如孟子亦可云。是爲孔子之言者。但既曰爲。則也有爲得是者。也有爲得不是者。故蒙引謂著一爲字。便見其本非神農之言。非卽以爲字當假造看也。淺說謂有稱述神農之言者。甚明。○許行起初爲神農之言。未必是要陰壞孟子。自是他一種學術如此。及其自楚之滕。則遂欲壞孟子矣。○湖南講曰。神農以耒耜教天下。那時百姓都不曉得耕。須要自己去教。且洪荒事簡。君有餘閒。而農事最重。或亦與民並耕。神農又日中爲市。那時風氣未開。凡物制一定質樸。

沒有精巧。價亦可齊得。神農曾爲此事。許行爲其說。亦非孟浪。定是是古非今。不通世務之腐儒。如封建井田在三代之世。何嘗不好。到後來兼併者。已成混一之勢。阡陌者。各有執業之家。決是做不通底。後儒尚欲做而遵其制。殆與許行同一慕古者。而何獨深責許行耶。○彼既耕以爲食矣。何又以捆屨織席爲食耶。想是羈旅之際。未曾受田。故暫以此爲業耶。然亦可見其雖羈旅之時。亦必欲自食其力矣。

陳良之徒陳相節。張彥陵曰。敘陳相與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段公案。此亦春秋書法。○徐倣弦曰。或曰人怕先有根子在身裏。邪說便乘之而入。陳相負耒耜之滕。與衣褐食力之人。已有相

入之機矣。故見許行而大悅。○陳良之徒不負詩書而負耒耜。便是異端種子。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節。並耕二句串看。以並耕作主。食字牽連。饗殮作過接。而又兼治民事作尾。○四書脉曰。並耕與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許行見厚斂病民。便把倉廩府庫爲厲階。惡得賢與賢者。俱指合神農之道言。與上賢君賢字不同。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節。翼註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開辨問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愚意自織之與。當總承衣褐冠素來。今人不知。○又曰。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蒙引存疑。

說約因之。俱以種粟節作一頭。兩脚看。而以粟易械器節。則總承上節說來。另作一段。依翼註。劉上玉則種粟節。當連下節。作一頭。兩脚俱有理。但作上節文。則必當主蒙存之說。故姑從之。翼註說附後節。○吳因之曰。凡辨難攻詰。須拏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雖戰國之士。詭辭以要人主。其中必有所執。况孟子之闢邪崇正者乎。且如此章闢許行並耕之說。已拏自身。且不能兼這一著。爲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閒架。何等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以粟易械器者節。張彥陵曰。要知以粟易械器。正許子事。其不爲厲陶冶。不消說了。歸重在陶冶之不耕而食。非厲農。○吳因之曰。以粟易械器四句。全從害於耕意。

來言自織自爲有害於耕而不免相易則是以粟易械器者云云厲農夫哉且先用此四句了却厲民自養之說然後再生詰難引他不可耕且爲之句出而因以獨可耕且爲句闢倒並耕之非要之闢並耕亦以見滕君之非厲民自養前後總一意○大抵依蒙存之說則許子必種粟三節當分爲兩段在豈爲厲農夫哉截而下截之意不出乎上一截之意上下截內俱有不能兼不必兼二意○翼註曰不可耕且爲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末實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末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濟○又曰此節只承上釜甌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也

說者多於豈爲厲農夫哉之下卽補出滕君豈爲厲民似太早○若依蒙存以上節自爲一頭兩脚則此節首四句是實語不是詰詞且雖補出滕君亦不妨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節四書家訓曰有大人之事至路也言勢不得兼故曰以下言理不必兼或勞心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就在其中○又曰義者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曰義古今凡爲大人小人者皆然故曰通義○有大人二句言外自有不相兼之意淺說卽補在此二句下而存疑則欲補在率天下而路也下此似俱通姑俟再定○翼註曰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况大人能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爲備是件件不可缺意○又曰勞

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吳因之曰。言天下原有一樣勞心的。非必皆勞力也。或勞心二句。口氣須如此體貼。○按因之曰。許行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闢並耕。仍分別箇君子野人。故此處勞心勞力之說。正所以分別之也。時說多以古語四句作相濟看者。非愚謂因之誤也。蓋君子小人相濟而不必相兼。正所謂分別者也。作相濟看何妨。○因之又曰。勞心者治人。二句不可將治於人者食人對說。孟子本旨。只重食人邊。若治人意。則食人食於人之根由也。○四書脉曰。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二句。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所濟於人。立綱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過奉令守法。見治於

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治於人者非無所濟於人。輸貢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過坐享玉食。食於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小人養君子。上末句是斷語。

當堯之時節。張彥陵曰。許行是把神農做並耕的佐證。孟子是把堯舜做箇不並耕的佐證。○卽當垂裳鼓瑟之時。人見聖人之逸。而不知其所以防微杜漸。持盈保泰者。無一日而弛其憂也。况當天下之未平乎。○彥陵又曰。堯獨憂之二句。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羣有司。○九河濟漯。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南條水。○按禹貢。淮泗之水本入海。不入江。孟子云注之江者。蓋戰國時。江淮已通。雖非禹通之。而推其所自。亦可歸之禹也。猶之懲荆舒者。僖公而可歸之周公也。○

麟士謂意兼堯舜而語則以聖人字渾說還他似亦無不可也。○按語中即明點出堯舜亦不妨。○吳省菴曰：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今日命益命禹明日命稷命契那有工夫去與民並耕。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節。焦漪園曰：憂字最好思索。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每處著箇憂字。孟子把堯舜心事說盡矣。夫人惟到自已身體上有疾痛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聖人視天下之民若稍與己不相屬。何憂之有。己字便見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明白。不以天下爲天下而以天下爲己。不得舜禹皐陶是爲天下憂也。而却以爲己憂。以天下爲己。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見矣。○說得爲己憂三字痛快。然此處却不重此意。只重在

得上。翼註謂兩爲己憂。即合下節爲天下三字之意。亦與焦說同。然總之不重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節。賽合註曰：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亦是治天下者之憂。但憂得小。故止於惠。止於忠。○按四書脉亦如此說。觀此則知重看爲天下三字者不是矣。然脉及賽合註亦仍要重看爲天下三字。殊不可曉也。○時說多云爲天下三字極重。不知分人教人獨非爲天下乎。此處只重得人。不重爲天下。○翼註曰：爲天下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賢大聖。不易識拔者。故又曰：爲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作禪讓說。一云作天位與共說。謂既得而恭己以聽之。則猶易。惟始得爲難耳。○按只作禪讓說爲是。蓋此處是要舉一件。

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尤難耳。○為天下得人者句。虛說不專指堯舜。註特舉堯舜以見例耳。玩一若字可見。淺說只將此句貼堯舜講。最謬。蓋誤看註耳。○為天下得人難。亦是虛說。不專指堯舜。但此句下須繳到堯舜。蒙引惟憂故難一條最明。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節。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之巍巍蕩蕩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為君者。洵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內。並無用心意。翼註殊謬。附後。○附翼註曰。則天見法天意。不與見憂勤意。與論語不同。如此看。方起得下用心字。○按依蒙引存疑淺說。則孔子之言。只是贊其功業之盛。○則天

則字。註雖訓作法字。然仍是論語準則之意。蓋法字亦可作準則意講也。不是效法之法。翼註不是。○四書家訓曰。用心。就指上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憂字意發揮。○賽合註曰。堯舜之治不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治。許行所稱之妄可知矣。陳相何以盡棄所學而學之哉。

吾聞用夏變夷者節。翼註曰。用夏變夷。照下文陳良事。則當主自變說。或云還主變化他說。不必拘拘與下合也。○賽合註曰。夏以禮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用夏變夷。原為陳相不善變張本。非即指陳良也。○陳良亦是用夏變夷。此則旁意耳。○徐儆弦曰。此處說周公仲尼之道。後昔者節。是與仲尼相應。魯頌節。是與周公相

應。○翼註曰：未能或先，只是齊等，非反不及良也。○張彥陵曰：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說之不可從也。前後只一意。○吳因之曰：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爲人，只見陳良不可倍，而倍之者重得罪於名教耳。

昔者孔子沒節。蒙引做三段看。一言衆人不倍師。一言子貢不倍師。一言曾子不倍師。存疑又作四段看。言三子亦不倍師。○敖英曰：古者師死，心喪三年。子貢乃有廬墓之與，所謂賢者過之也。故龜山之於伊川，勉齋之於晦菴，皆不聞有此。○徐岩泉曰：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象上說。曾子直指心體說。濯以江漢，無一毫濁汙也。暴以秋陽，無一毫障翳也。總是一疵不存，萬理明淨。故

曰皜皜而不可尚，此是承上結語。○翼註曰：濯之潔，無一毫汙染，暴之乾，無一點溼氣也。兩喻總是一意，俱見得聖心一疵不存，天然潔白處，不必分潔屬江漢，白屬秋陽。作文但據字義影切爲分別，而大意無別。斯得之矣。蓋潔字屬江漢可也，而白字難屬秋陽。若光輝字屬秋陽，亦略差。况可以明著屬江漢乎。○又曰：本文原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原不以秋陽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江漢二句，畢竟是喻皜皜二字，則是假借形容。淺說明。○江漢二句，翼註謂是喻聖人之心體，此偏也。註中明謂是言夫子之道德，道德則自兼內外矣。

今也南蠻缺舌之人節

吾聞出於幽谷節。翼註曰：幽谷節有以上二句，純就鳥說。下二句就人說者，折衷云：且就白文一滾提過。下以正意發之。陳良中國之學，猶喬木也。許行南蠻之教，猶幽谷也。倍良學行，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去高明而就卑暗。吾所未聞而聞之子矣。○據折衷之說，蓋欲以白文專就鳥說，而正意則補在言外。此說是也。直解亦如此。魯頌曰：節。張侗初曰：戎有塞外之戎，獫狁是也。有中國之戎，淮夷徐戎是也。○張彥陵曰：大抵此五節，只是說他變得不好了。一句括盡大意，故末以亦為不善變一句結局。

從許子之道節。佐案曰：此便是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吳因之曰：說箇市價不貳，國中無偽，見君雖並耕。

而得以自暇。雖與百工交易，而不必於憚煩也。孟子闢之云云。已不暇治國家，况暇並耕乎。如此立意亦好。○按因之說，比淺說較勝。淺說附後。○附淺說曰：陳相又曰：許子之道，如並耕之說，雖不可從，然豈無一二之義而可從者乎。從許子之道，則云云。○張彥陵曰：按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世只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無非欲混君子野人於無別耳。○又曰：通節以市價不貳句為主，無偽不欺，俱根不貳來。此不獨為許行置辨，且見己所以從學之故，似有可原。○沈無回曰：精粗同價，亦自有說。彼正謂使舉世但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焉耳。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

結繩垂裳之治治之也。

夫物之不齊節。徐傲弦曰。許行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張彥陵曰。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賽合註曰。亂非禍亂。卽下相率爲僞是也。○彥陵又曰。相率而僞。正反國中無僞之說。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爲僞上見得。○又曰。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巨屨與小屨同賈。則假借言之。以明精粗之難混耳。獨言屨者。緣許行是箇捆屨的人。故就其明者通之。○吳因之曰。荀子解蔽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謂墨子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胝。脛無

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卽此推之。則許行並耕之論。亦是祖述墨子。但行者姦僞之尤。又逃墨而遠託神農。以求伸其說於天下耳。孟子闢許行。正是闢楊墨。只一箇圈子。

墨者夷之章總旨

張彥陵曰。一本二字。通章骨子。仁孝

二字。通章關鍵。○沈無回曰。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

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

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

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非。下節又以上世埋葬

之禮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

一而無二也。○夷之受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

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爲二本。

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無異。

墨者夷之節

他日又求見孟子節。張彥陵曰。不直二句。乃一正一反之詞。盡言以相正。固是闢異端之言。然且莫切。儒墨上說。下文方云夷子墨者。○翼註曰。我且直之。且對未遽見說。○又曰。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然而夷子葬其親厚二句。與百姓皆以王爲愛也。同一法。

徐子以告夷子節。吳因之曰。若保赤子句。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在施由親始句。○又曰。施由親始。始字。雖似有先後。亦不可便謂厚其親。如何便宜厚。

葬其言亦自相矛盾。但此亦還是他好處。故孟子不攻其說之矛盾。而獨攻其病痛之所在。○夷之自相矛盾處。蒙引謂其施由親始。則又略有親疏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存疑謂其施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厚葬者矛盾也。二說宜兼用。○附賽合註曰。雖有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兩項。然上儒者之道三句。又是喚起之。則二句之。則二句自以己意解書。以自釋也。中間語脉相連。不可截作兩平對看。援儒入墨。推墨附儒。意須總補在後。方見圓融。○以之。則二句爲釋書詞者。此謬本於蒙引。而淺說翼註俱從之。斷不可用。存疑說約皆說得甚明。○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

一故其愛亦主於一。蓋一體而分。眷戀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疏。遠近而愛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且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賽合註曰。且天之生物。且字根上來。謂書之所言。吾固不暇詳辨。且以天之生物言之。本者物之所從出也。待其親如路人。則親是一本。路人又一本。故曰二本。惟其二本。故忍以薄爲道。而不顧耳。如達一本之說。則其用愛必有分矣。○四書脈曰。天之生物三句。是從生人之始說起。以天理明一本之義。蓋上世

節。是從葬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道得天理人情。沉痛悲切。宜夷子之聞言而悟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節。吳因之曰。深明一本。只到反藁裡而掩之住。掩之誠是三句。則又因上文而推廣之。然亦須根一本意來。見上古掩親者。情動於一本如此。則仁人孝子。獨切一本之愛。必以厚爲道矣。旣明一本之意。又復及仁孝云云者。正欲見厚葬乃仁孝之所爲。而以此進夷子耳。○莊忠甫曰。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僞。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之非強作也。○李九我曰。上世事大都是渺茫憶度。兩蓋字俱想當如此之詞。○四書脈曰。上世之委親於壑。非忍棄之也。禮制未起。不曉如

何殯殮沒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
既委後不忍忘復往過低回卽此便見天性之切○賽
合註曰非爲人泚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下歸掩之者
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爲有是
泚既見之後胡爲有是掩耶○又曰註中兩箇他人勿
混一樣看非爲他人之他人對已而言在他人之他人
對親而言○四書脉曰蓋歸字有急急之義掩之誠是
句是起下語○四書家訓曰掩之誠是是字謂當然也
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句推開就後世言○掩之誠是
也此句口氣猶治安策云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管子
而少知事體若竟作實說則無味矣○沈無回曰上世
人之掩與夷子之厚葬其親皆是發於一本處掩之誠

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知厚葬之爲是則愛無差等
之說不攻自破矣○賽合註於末節補說曰今夷子知
厚葬其親似有合於仁人孝子所爲而不昧於一本之
理者乃謂愛無差等而惑於墨氏二本之教謂之何哉
極爲得體

徐子以告夷子節 沈無回曰憮然爲閒四字有昏暈初
醒稍定始能言之意○吳因之曰命之矣須要模寫恍
然悔悟而深以孟子之言爲然意但直說教我云云便
不得憮然境界

孟子曰。古者。子。無。回。曰。無。然。為。問。四。字。首。昏。暈。時。
野。者。八。鬻。愛。無。美。善。而。怨。然。墨。丑。三。本。之。錄。體。之。同。始。
氣。其。時。以。自。合。然。曰。人。等。子。而。為。而。不。相。然。一。本。之。
之。始。不。如。自。然。矣。○。賽。合。指。然。未。前。辭。始。曰。今。夷。子。賦。
是。頃。其。義。始。始。始。不。是。賦。其。義。之。為。是。頃。愛。無。美。善。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六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總旨 陳代亦知孟子非急功名。但
欲其急於救世耳。然孟子為其以利言者。蓋急於功名。
固是以一己之利言。急於救世。亦只就天下之利害上
說。壞天下之名節。救天下之生靈。亦君子所不為也。况
既壞名節。則亦必不能救生靈乎。○君子亦有時似小
屈而大伸者。實亦義之所在。非屈也。○圈外註言使不
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此亦是就淺
一層說。

陳代曰不見諸侯節 四書脈曰。宜若可為。是陳代解志
意。○附麟士謂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

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官尺八寸者。亦舊制相沿。非妄起矣。說見禮書。昔者齊景公田節。此節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之非。不可以齊景公節爲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且夫枉尺以下。爲應枉尺直尋之言。蓋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註須善看。○張彥陵曰。不忘二字。是活句。是揀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且夫枉尺而直尋者節。梁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陳新安謂見諸侯本非小節。極是。然孟子此處亦姑未辨此意。只是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大全朱子援天下一條。當屬白。

文且子過矣之下。○翼註曰。枉尋直尺。如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爲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爲。非不利而不可爲也。戊戌墨卷多是就得不償失。并違其計利之初心說。惟程文得之。

昔者趙簡子節。張彥陵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總是一意反覆。語氣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住。○葛屺瞻曰。強而後可。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爾。要之執藝之徒。未聞大道。露才揚己。則亦無足怪矣。在良則可在。士君子則不可。○說叢曰。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彊可。權譎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翼註曰。小人二字。只在不善射上見。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節。四書脉曰：比而得二句，是推其羞與爲比之心。若丘陵，暗指枉尺直尋。○賽合註曰：大則以王，小則以伯。丘陵禽獸耳，又焉用之。○翼註曰：彼指諸侯。○徐傲弦曰：枉己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己卽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己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言益明矣。○翼註曰：直尋之直，伸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管仲亦云：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渾然爲得。○不見諸侯，非小節，此不但在利害上方有此意，但上文孟子未暇及此意，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耳。

景春曰：章總旨。四書家訓曰：儀衍所恃在權勢，孟子所恃在道德，主持自我。○俯仰從人，卽所謂以順爲正也。景春曰節。新安陳氏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然按史記：犀首常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又按趙註：張儀亦合從者也，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張彥陵曰：一怒二句，正是景春以二子爲大丈夫處。○四書脉曰：一觸其怒，則以稱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懼，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說進，而天下戰爭禍息，以一人係天下之安危。春稱二子爲大丈夫，正爲此也。是焉得爲大丈夫乎節。附蒙引：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引禮全在女子之嫁云云，夾帶此一句。○按此說固似是，然孟子說丈夫一段，正見丈夫且不爲何論大丈夫也。

困勉錄卷之六
非全不重也。○只言父命之而不及命之之詞者。以下有女子一段可反照也。○四書脉曰。戒之。又在命之外。○翼註曰。以順爲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附蒙引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看本文及書註。此二句似乎是孟子之言。然問諸讀禮者。則謂此二句皆是禮言。○按蒙引太拘。禮文雖或有之。然此二句。只作孟子自言爲妥。存疑得之。淺說從蒙引。不是。○賽合註曰。禮在無違夫子止。末二句。還是孟子言。

居天下之廣居節。管登之曰。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則獨行之。道德也得志與民由之。功名也不淫不移不屈。氣節也。三者不備。不得謂之大丈夫。功名氣節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眞丈夫。不從道德中來。便是僞

丈夫。○論來仁禮義俱是本於心而達於事。然分言之。則三者自有存心持身處事之別。○玩大全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主。然口氣只是三平。朱子是論道理如此。○四書脉曰。此性萬善包羅。四端咸備。胞與民物。覆載入荒。何廣也。○按脉是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未知孰是。姑俟再定。○翼註曰。大道字。是路字。下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又曰。居天下之廣居。不可提起廣居。後講居字。須云人孰無居。而所居乃天下之廣居。方見得大丈夫之大處。下二句亦然。重在廣正大字。及天下字。不重居立行三字。○廣居三句。猶云尊德樂義。與儀衍之恃權勢相反。得志五句。猶云則可以囂囂矣。與儀衍之俯仰從人相反。

困勉錄卷之六下
四
○志有得有不得之時。道無行不行之日。故我自有道。我可獨行。原不藉之人以行。亦安往而不得志哉。○四書脉曰。與民由之。難說是必與斯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卽是與民由之之意。○四書家訓曰。得志二句。見他受用此三者處。富貴三句。見他受用此三者之雄壯。不可磨滅處。○得志不得志內。揭出三箇大關頭來說。○附大全辨。芑山張氏。苦苦說廣居正位大道。不可分配仁義禮。敢於背朱子可笑。周霄問曰。章總旨。沈無回曰。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子拈出一道字。便見汲汲皇皇。無非爲道。與答陳代同意。周霄問曰。節。四書家訓曰。古之君子仕乎。霄豈不知蓋

將欲以難仕諷孟子。故先以仕詰之耳。○徐儻曰。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賽合註。四書脉。四書家訓。皆云。無君俱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者說。○翼註曰。俱屬孔子。○合註曰。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做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無君俱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爲見用圖也。○翼註曰。弔作自家憂戚之意。亦便。○兼他人之弔說。亦可。三月無君。則弔兩節。張彥陵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又曰。無田不祭。亦仕中

之一義。非謂君子之急於仕。專爲祭也。孟子特引禮文。證失祭之足弔耳。而道不行之弔。又可知也。亦不足弔乎。亦字最可味。○註黍稷曰粢。而周禮鄭氏註。以稷爲粢。未詳孰是。○惟士無田。趙岐註作圭田。解麟士取之。殊拘。○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失位不祭。須想他孝不能。殫卽忠不能伸處。不能以身任仕。使我親生我之身。無補於世。所以不能宴然。若硬說失祭。則未仕以前。豈無所以致孝於祭。况必欲得位而後致祭。不得位則弔。則終身不仕。如顏閔諸人。將遂不得爲孝子。有是理哉。王制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何必專患無田。出疆必載質。兩節。四書家訓曰。霄問纔出疆。便載質。亦是急於仕了。與前問同意。○上節急仕之意已明了。出

疆載質一問。亦儘不必。但霄意欲盡發孟子急仕之意。以爲下文辨難之地。故不卽折之。而又有此問。此處文勢與許子必種粟節一般。

晉國亦仕國也節。賽合註曰。未聞仕如此其急。如此二字。兼則弔載質言。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湖南講曰。難仕。又豈爲一身名節。枉己者。未有能正人。亦總爲拯濟天下。正以成就其皇皇之念耳。○四書脉曰。古之人。孟子自寓。

後車數十乘章總旨。吳因之曰。彭更以爲泰。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爲非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爲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

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爲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卽申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後車數十乘節。賽合註曰：後車三句，雖泛言之，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看。重舜一邊。○傳食如驛。傳之傳，泰字。猶云過分。○大全辨少墟馮氏曰：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類。蓋孟子爲賓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如齊餽兼金居鄒。季任以幣交。平陸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後車卽是弟子之車。非孟子的輜重。

士無事而食兩節。賽合註曰：子如通之下，宜補云：如通功易事，則寧獨男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張彥陵曰：於此有人焉。一句極重。蓋吾道值大明之時，卽繩趨尺步，不見所繫之重。今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節。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又曰：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幾把先王的道理，決裂殆盡。故欲守之以等待後之君子。煞有關邪術正工夫。孟子實皆自任。○守正所以爲待。無兩意。○沈無回曰：守字待字，俱要理會。楊墨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先王之道，不外仁義。

守與待。卽在入孝出弟上見。○四書麻曰：孟子非爲食辨。恐天下不知君子之功，便忽其道而不尊。要看本文尊字輕字，並不曾言及食字，只見君子之功當尊而不當輕也。

梓匠輪輿節 翼註曰：子何以其志爲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四書麻曰：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他。

有人於此節 吳因之曰：且子食志乎至曰否。主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志食功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爲哉二句意見。平日本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又曰：孟子凡遇辨難攻擊處，必窮極其詞，得他口中語，而因用反詰之，故

理勝詞雄，人不得不屈。○陸實甫曰：食爲報功而設，只以功論，不以志論，士亦非以功計食者，但守道在身，必要人崇嚮往，然後不湮沒。若謂其澆已而望望去之，將使人疑而生畏，何以爲守道哉。孟子特借功以折更耳。○管登之曰：士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故彭更泰之病其無事而食，此言良是。○然孟子所以安之者，以其功足以當之耳。卽孔子今也純儉，吾從衆之意。○有孟子之道，則可無孟子之道，則不可。○登之全文備錄。○湖南講管東溟曰：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旣乖孔聖之知，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以無事而食爲不可，此言良是。然孟子當是時，亦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何

者七雄爭強之日。君以畏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迹。傾君此時。欲盡及遊士之習。如孔子之羣十哲。駕一車以栖栖乎絕糧。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不能超然於世。欲乘事半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遊士已作先茅。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萬乘之主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點下士之虛意。而亟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燄。而徐反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餽金之所不能盡卻也。後世盜名盜利之徒。皆以傳食爲口實。而巢穴於其中。初但竄迹於習詩文之山人中。後兼濫迹於講理學之士夫中矣。其觴皆自戰國橫議之處。士濫來也。天下之傳食者多。而亂臣賊子必起矣。不然亦釀黨錮濁流之禍。吾不得不爲世運憂之。

宋小國也。章總旨。吳因之曰。同一興師動衆也。用之除殘去暴。則爲王。藉此以凌壓列國。爭衡天下。則爲伯。宋原只欲伯。本非行王政。孟子欲分別王伯之辨。故通章口氣。雖只言王政無敵。而言外本旨。實重在宋未嘗行王政。末節不行王政云爾一語。甚不可忽。○翼註曰。湯武對看。歸重末節。○四書脈曰。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末節爲望。宋行仁。○雖說宋不行王政。亦是所以望之。然口氣內則無此意。○看來此章與取燕章。俱要見不畏人意。

宋小國也。節。四書脈曰。此行王政。就征伐上言。○翼註

曰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爲。欲削平亂略。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湯居亳節。四書脉曰。問其不祀先祖。而遺牛羊往耕。非重湯之事。葛也。所以正葛之罪。而見湯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發童子無罪。而葛伯故行暴虐以殺之之意。方見湯師爲伐暴救民之師。有童子以黍肉餉。重在體君之心說。○呂東萊曰。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湯之憫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節。匹夫匹婦。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無明文。而說約直解。賽合註。則俱主童子之父母說。

湯始征節。賽合註曰。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又曰。爲匹夫匹婦復讎。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弔民。皆湯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爲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有攸不爲臣節。四書脉曰。有攸不爲臣。不必指爲周臣。其助紂爲虐。便不是爲人臣的道理。○按註是明指爲周臣。似與睡菴說不同。然實相發明。○張彥陵曰。有攸不爲臣。指助紂爲虐。而不爲周臣者。著其荼毒士女之

罪見我武興師之由。○又曰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翼註曰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所以然者。以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已。此是以推原文法。倒解書詞。○近日汪摺九說云而已矣三字。全是透醒民情悅服。除能行王政外。更無他故。非謂周王於救民取殘之外。無多事也。此說殊謬。玩註則而已矣三字。明是在周王身上說。○賽合註曰曰綏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內。皆望武之爲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

太誓曰節 張彥陵曰引太誓只重則取於殘一句。所以

證取其殘之說也。○賽合註曰于湯有光。蔡傳所謂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爲益明白于天下也。舊說謂與湯同有休光。亦說得不妙。

不行王政云爾節 張彥陵曰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字。○賽合註曰此節正是辨其不得爲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爲君。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則四海之內。翹首企踵。如夏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爲共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君心向善。在賢人

衆多處得力。然亦須當路者有知人之明。有用人之量。不勝知進賢以傳其君矣。而不知廣求賢才以成正君之功。此處不病於明。必病於量。故孟子從而廣之。

孟子謂戴不勝曰節。張彥陵曰。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並重。○下文一薛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

子謂薛居州節。四書家訓曰。在王所兩段。還是論理。且圓活。遞過。到一薛居州二句。方著實歸責不勝身上。○

翼註曰。長指老成。幼指新進。○陸實府曰。太甲改德。一伊尹。高宗中興。一傅說。○須知當日只是伊尹傅說為

主耳。其實非一人也。○莊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為不善。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為不

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之

說。而使忠佞同朝。賢姦共柄。其究也。小人日親。君子日

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為蠱惑而已。此一傳

衆咻之說也。即不勝之身。且未知所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此意固是。然亦不可偏用。若說欲使王無為不

善者。必先進王於善。亦無不可也。不見諸侯何義章總旨。賽合註曰。通章是箇不見諸侯

之義。段干木節言過。陽貨節言中。曾子節言不及。當依註三平看。然其實上下文勢相承。大旨謂孔子禮義之

中正也。段干木泄柳。執不為臣。不見之義。而過者也。魯肩諂笑。未同而言。昧不為臣。不見之義。而不及者也。總

註解儘停當。新說不依總註。謂首節因問而言。不見諸侯之義。是綱。以下詳明其義之所在。是目。不可以中正

過不及言。予謂此說有何意味。須依朱子總註爲是。○附翼註曰。不爲臣不見。主自重說。此句一章之大旨。下二節。勿以太過不及。中正立意。總是明不見諸侯之義。若謂段干木泄柳。皆守不臣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爲已甚。然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不可見也。○按翼註此條。卽賽合註所謂有何意味者。背註不可從。○蒙引謂不可泥。總註界然分爲三意。此非以分爲三意。爲不是也。蓋欲以三意相承說耳。蓋總註是撮大意講。不見諸侯何義節。賽合註曰。丑之問。暗指孟子見者。乃往見之。○張彥陵曰。緣古以爲例。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節

陽貨欲見孔子節。賽合註曰。大夫有賜於士三句。是陽

貨見得禮之所言如此。○又曰。當是時三句。是孟子斷其可見。○劉上玉曰。尊重孔子。固是孟子家法。然亦在引證中耳。非正主人。若又因下曾子子路。是孔子之徒。遂事紐串。生出支節。益不必也。○附蒙引曰。一說當時陽貨若不瞰其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瞰亡往拜。而不見之也耶。言一定見之也。○按賽合註謂此說牽強。極是。蓋饋孔子蒸豚。便是先來加禮了。此不是假設之詞。

脅肩諂笑節。吳因之曰。脅肩節。講二子之言處。先要說得鄭重。須含深惡痛絕之意。躍然言表。則下文由是觀之。云云。方有情。蓋下文語意。全在上文種根。此等處全要理會。○姚承菴曰。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

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其見於詞色。當時叩見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翼註曰。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又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卽此明知可恥。而明白蹈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吳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意義。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爲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卽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不可毀之廉隅。世俗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然不曰所守。而曰所養。知非以氣節爲高者也。○因之爲此說者。蓋欲以曾子子路與段干木泄柳對看也。不知段干木泄

柳亦可謂有所養。但其所養有不同耳。况此節只重在不淪於汙賤。正不必如此說。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亦俱無此說。○賽合註曰。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推開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當與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之君子一例。暗作自負說。此說雖通。然與註背。只從註爲當。○四書脈曰。所養就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戴盈之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

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之曰節

翼註曰何如二字自謂更張有漸意

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

如知其非義節

劉上玉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得成

等話。卽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總旨。張彥陵曰。君父二字。是通章大綱領。仁義二字。是通章大關鍵。不得已三字。是通章大樞紐。○不必說一代難於一代。但孔孟窮而在下。其勢又難於禹周耳。○附四書脉曰。此章不得已意。在懼字看出。開首說做予。便是干聖身任世道。挽回治亂機軸。故孔子懼。孟子懼。以至亂臣賊子懼。天理常存。止此人心不死耳。○按此亦不差。但前說做予。意不如此爾。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節。賽合註曰。何也之問。爲何故好辨也。○張彥陵曰。公都子說孟子好辨。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

已之故。○翼註曰。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生民以來。非一日矣。兩一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張侗初曰。聖賢若不擔當天下之生機絕矣。○註反覆相尋。雲峰胡氏則謂是氣化人事之反覆相尋。徽庵程氏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尋。二說不同。當兼用。○存疑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覺不妥。蓋氣化人事。有相離者。有不相離者。治亂所因。或自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或自人事之得失。而不關氣化。亦或二者俱有。蒙引及慶源輔氏之說是也。但輔氏謂洪水之災。盡由氣化。亂賊之懼。盡由人事。則亦未見得。○又蒙引所謂二者俱有者。又有二項。有二者適相值而俱有者。亦

有相因而俱有者。或氣化先盛而人事之得因之。或人
事先得而氣化之盛因之。玩雲峰胡氏說可見。○又玩
章末東陽許氏說。則孟子此章重在人事。蓋氣化之盛
衰而不關人事者。固不必論矣。若夫氣化先盛。則須人
事以承當之。氣化方盛。則須人事以符合之。氣化未盛。
則須人事以挽回之。即使氣化無可承當。無可符合。亦
未可挽回。而亦必賴人事以爲之底柱。○又按氣化亦
未嘗不重。如人事未得。則氣化有以開之。人事方得。則
氣化有以合之。人事既得。則氣化有以應之。但孟子此
章之旨。則不如此。○禹周孔孟之治亂。俱不可指實。曰
此是氣化。此是人事。此是氣化人事相兼。蓋可見者人
事。而不可見者氣化。故此皆不可以懸斷也。○附存疑

曰。小註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
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
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修。是未嘗無人事。孔子
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
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決未嘗無。○按存疑之意。蓋謂
但生得聖賢出來。撥亂爲治。即使是氣運之隆也。此固
未嘗無理。但生聖賢之氣化。與治亂之氣化。似又不同。
集註所指。似在此不在彼。
當堯之時節。吳因之曰。當堯之時。八節是敘事體。昔者
禹抑洪水。四節是議論體。敘事處。即便隱隱是箇不得
已之意了。但未明露出。至議論處。始明白闡發之。通章
緊把不得已三字體貼。乃得口氣。○張彥陵曰。爲巢爲

窟正是民無所定。洚水者洪水也。不徒訓字。蓋云此所謂警余者。卽此則其爲害之大可知。○警余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要見洪水之爲害大。不重聖人之懼災。上此誤本雲峰胡氏。○大抵因當時人只知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洚水之名。故又著洚水者洪水也一句。不然則只引洚水警余一句足矣。

使禹治之節。此節斷宜依瞿昆湖墨。漏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地句來。險阻二句。本驅蛇龍句來。險阻句。只是過接語。不重。然後句。總承上兩段。但當以治水爲主。而蛇龍帶言。勿平看耳。存疑淺說。殊說得牽強。存疑附下。○附存疑曰。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

復及蛇龍者。蛇龍之害。本緣洪水。故特歸重在水。上水由地中行。承上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然後水由地中行。不復汎濫。卽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四書家訓曰。惟掘地而注水於海。蛇龍自放之菹。若驅之然。非真驅之也。○王觀濤曰。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當以治水爲主。蛇龍鳥獸俱帶說。○賽合註曰。鳥獸卽蛇龍之類。

堯舜旣沒節。四書脉曰。聖人卽堯舜道。卽仁民育物之道。衰是不明不行。宮室卽民居。暴君至又作是人。害禽獸。是物害。○賽合註曰。壞宮室棄田。卽暴君害民之事。○李貞庵曰。邪說暴行相關。蓋欲行暴行者。必有邪說。

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此指在下者言。又字方有著落。○邪說暴行。蒙引推開看。極是存疑。雙峰俱云。卽指上文壞宮室棄田宅不妥。存疑附下。○附存疑曰。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故下只曰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曰又作。是對前一治說言至此又一亂也。○邪說暴行。蒙引謂通上下而言。翼註四書脉直解。賽合註。則俱云指在下者。似尤直捷。今姑從蒙引。翼註附下。○附翼註曰。邪說暴行。當指在下者言。亦由暴君無道揆也。○賽合註曰。此邪說暴行。當時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後面說周公兼夷狄。○翼註曰。沛卽園囿。澤卽汗池。○合註又曰。有園囿則沛多有汗池。則澤多而禽獸至。顧亂猶未大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人害益熾。而夷狄且亂華矣。物害愈熾。而禽獸且傷人矣。○徐倣弦曰。孟子欲說楊墨之道。率獸食人。故當堯之時。段下蛇龍居之句。此禽獸是蟠據而害人者。堯舜旣沒。段下沛澤多而禽獸至句。此禽獸是招致而害人者。○太尖巧。

周公相武王節。翼註曰。誅紂至五十。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誅紂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看。○張彥陵曰。驅虎豹一句。以紂豢養言。○張南軒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放蛇龍於菹。不是將來俱滅絕了。防之母令民害而已。此並生之意。○賽合註曰。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害。○陳伯玉曰。書意文武並重。引來側重武王些。而本旨則歸功周公相武

耳。顯承佑啓皆是道之不微處。○翼註曰：文謨之顯，武烈能承之，而佑啓後人者，皆周公之力也。○盧未人曰：上文所言，是兼驅之功，引書又是制作之功。○附蒙引曰：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勝也，不可依近時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意看，非也。○附存疑曰：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云云，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按蒙引存疑與淺說不同，似亦有理，姑存之以俟再定。

世衰道微節。賽合註曰：世衰道微，不平道微，世便衰矣。○說叢曰：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四書脉曰：邪說俱從上不正來。○張彥陵曰：邪說暴行有作，卽是道微，邪正不兩立也。有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

同弑父弑君，正是暴行，然必造出一種行權通變的說話，此便是邪說。○竊意暴行不止是亂賊，但亂賊其尤者耳。若如後荆川謂春秋無一句不爲亂賊而作，將亂賊推開看，則謂暴行專指亂賊亦可也。

孔子懼節。四書家訓曰：孔子懼，懼上篡弑之禍，不可長也。此皆由天子之事不明，以至於此，故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附四書脉曰：玩懼字，直是警余一脉，傳之孔子而倍惕。○按此亦不差，但前說警余，意本不如此耳。○翼註謂新說天子之事，不作託南面之權說，只是還大權於天子意，最妥卽高中玄之意，然所謂還大權，所謂尊周室者，如何還之，如何尊之，亦仍是託南面之權矣。○夫子之託南面，與伊周之放攝，同一例也，且又只

明其事而已。未嘗行其事也。雖託何傷。○大全朱子謂春秋只是直書其事。恐亦是其未定之論。○賽合註曰。此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爲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之辭。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四書脈曰。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爲亂。非一治而何。○說叢唐荆川曰。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卽曲直便是了然。曲直了然。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

是非。遂迷却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於此之時。刑戮且不顧。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所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鍼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卽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卽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以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是有所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恃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

用而非所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迹。爲害不小。善觀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語真得聖人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聖王不作節。張彥陵曰。是禽獸也。截上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爲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綱。以爲我兼愛四字爲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爲斷。以禽獸二句爲結局。○又曰。聖王不作二句。相遞說下。原橫議之由。以主持道統者。無其人耳。○又曰。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閒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卽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賽合註曰。由孔子來至於今。聖

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處士橫議。○又曰。橫議與盈天下。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無父無君。猶未至於弑父與君。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弑父與君亦。有之矣。○註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二句。只貼得一獸字。而大亂將起一句。則總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二句。玩達說自明。淺說以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二句。貼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一句。貼人將相食。殊謬。○自楊墨之道不息。四句。只承上無父無君說。以起下食人。此四句。未便是食人。○翼註曰。孔子之道。卽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著。○節末兩食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看。在實事上說。與上文

誣民不同。此是由誣民而推其害也。○說叢顧涇陽曰：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甚麼樣慈悲？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是甚麼樣清淨？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兜攬。然故曰：惡紫之奪朱，惡鄭之奪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艷，雅不如鄭之濃也。爲我兼愛之能奪吾仁義，亦若是耳。○管登之曰：春秋亂臣

賊子之踵肩，皆起於無父無君之一念，而人心之有是念，非根於爲我，則根於兼愛。從古及今，學脉孰有逃於爲我兼愛之兩端？楊墨特其中之斐然成章，而爲民表者耳。

吾爲此懼節。賽合註曰：先聖指孔子道，卽君臣父子之道。○翼註曰：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害事者，無父無君之一端。害政者無父無君之大端也。害則俱害，不分先後。○又曰：閑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閑，因拒敵驅逐此賊，此是距放。距放正所以閑也。欲閑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徐自溟曰：邪說自古有之，自堯舜旣沒，夏商閒，邪說暴行作。春秋時，邪說暴行作。孟子時，邪說又大作，而爲詖行矣。暴行在事上。

顯肆其邪。而誠行則在心上。陰溺於邪。生心而政事之行處皆害。正其行之誠也。暴行之邪說顯。故孔子以權書陰維之。誠衍之邪說隱。故孟子以昌言顯攻之。孔子在事上誅心。孟子在心上證事。孔子不辭罪我。孟子不辭好辨。皆是除邪衛正。○賽合註曰。作於上。須云。設使不爲之。距與放。而使二子之說行。則人心惑於爲我兼愛之說。而作於其心矣。作心字爲主。害事害政。皆本於心來。○又曰。三箇作字不同。一指天下言。一是心溺於爲我兼愛之說。一是事偏於爲我兼愛之行。○程子闢佛氏出世之說。尚未甚精。○雙峰以無父無君貼事。以率獸食人貼政。看來未是。蓋其始有無父無君之事。亦有無父無君之政。其終也有食人相食之政。亦有食人

相食之政。不分應爲是。○養氣章蒙引謂有位無位皆有政。麟士非之。亦是看來此章。則當如蒙引前說也。○四書脉曰。味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語意。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爲無益之辨。不指生心四句。○鄉原章只在乎反經。而此章說閑先聖之道。專在乎距放。蓋此章爲好辨發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節。兼夷狄。蒙引只主真夷狄言。看來卽兼中國而夷狄者言。亦似不妨。

戎狄是膺節。張彥陵曰。戎狄無父無君。楊墨也無父無君。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之當膺而已之辨。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節。張彥陵曰。孔子以前的禍亂。都在人

身上孔子以後的禍亂都在人心上。故孟子曰：作於其心，曰欲正人心，要從他根本處拔除得盡。○吳因之曰：自我亦欲正人心，至承三聖一氣相連，勿斷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己維世的意思，非謂繼往承先如予私淑諸人語意也。○亦欲二字，從三聖來，四句以正人心為主，而正人心又以息邪說爲綱，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閒而入，邪說既入，行亦隨而誠矣。誠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詞成一篇說話。○因之又曰：據蒙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爲正人心，故欲於邪說息之，於誠行距之，於淫詞放之，蓋上文仁義

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誠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誠放淫爲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按蒙引與大全是論道理如此。若孟子此章本爲好辨而發，其意自歸重在息距放也。因之發得極透，淺說謂正人心四者當平說下，亦因大全蒙引而失之也。不知大全蒙引只是論理之詞耳。○徐倣弦曰：禹周公皆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若亂賊楊墨，何與孔孟，而孔孟爲之懼，所謂畏天命，悲人窮，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誠爲此也。能言距楊墨者節，方孟旋曰：孟子非懼己之力孤，又望人之口舌以闢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爲聖人之徒，見

三聖之道。人人可承。無非正人心意也。○說叢曰。能言節註最好。言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卽是此心有主張。卽此是其心之正。是卽聖人之徒。此是惓惓屬望於處士橫議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按四書脈亦如此說。○附存疑曰。能言距楊墨。謂其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附翼註曰。能言距楊墨者。是以言而距楊墨。非但言此距楊墨三字也。○又曰。註中發公其責於人之意最好。又一說不重公其責於人。只以徒字應上節承字。而足其意耳。○按賽合註。謂此節亦是足上意。蓋能言而距楊墨。吾於人且有厚望。况身任其責而忍自諉。亦明己之不容不辨也。此卽翼註後一說之意也。看來還只是公其責於人之意。

○程子師商一條。非謂楊墨之真出於師商也。以師商之亦可至於楊墨也。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總旨。張彥陵曰。按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母兄之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爲耳。○圈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實意。○翼註曰。前三節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不是揭出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前段律以食槁壤飲黃泉。匡章見爲太刻。後段揭出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此二句正是仲子之操。執此以例其餘。信無可居可食者矣。故匡章不得復疑也。○又曰。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

之爲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爲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節四書脉曰：居於陵，是廉其居。三日以下，是廉其食。將取也。○張彥陵曰：糟食句，不惟與世無競，亦且與物無爭。○又曰：仲子本世家子，而苦節若此，匡章所以取其廉。○此意在首節，亦不宜露。○說叢曰：匡章是懷彭更之見，借仲子以諷孟子耳。○按不必果然，然或有之，亦未可知也。但聖賢亦只就正理答之耳。

於齊國之士節。首二句，欲抑先揚。○仲子惡能廉，及註仲子未得爲廉，此二廉字，東陽許氏亦謂是廉之正，殊誤。○張南軒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

來，亦於世何補，而况必不能也。此孟子嗤之之意。

夫蚓上食槁壤，節四書家訓曰：蚓字借來見無求。夷跖借來見義不義，俱不可著。○翼註曰：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者義。盜跖亦然。若律聖賢中正之廉，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刻苦立意，故責之如此。○張彥陵曰：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字不可混，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

是何傷哉。節以易之也。據四書脉直解，皆兼指居食。

仲子齊之世家也。節翼註曰：世家節只敘事，勿斷制。下節方斷之。○張彥陵曰：仲子以世祿鄙其兄，故甘心避去。若離母未必其本心，但欲去其兄，不得不併去其母。

耳。只看他他日歸。或者思母之念動矣。或亦有思。兄之
宜偏是駢駢之肉也。不全是譏他。見汝可以食。即我可
以受。亦有感悟他的意思。○此說亦妙。但與蒙引不同。
以母則不食節。徐倣弦曰。孟子非欲其如蚓也。見人必
不同於蚓。而甚言其不可行也。○溫公謂仲子是狷者。
朱子則謂仲子亦不可謂狷者。溫公看狷者闊。朱子看
狷者嚴。故也。其意亦可相通。但朱子是正論耳。○大全
辨少原余氏曰。仲子事不必遠引。只以魯叔盼事斷之。
則其罪定矣。春秋魯宣十七年。書叔盼卒。胡氏曰。稱弟
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盼。宣弑而非之也。非之
則胡為不去。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
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

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於春秋。
以視仲子何如哉。兄無悖逆作亂之大故。而仲子去之。
惟恐不遠。愚故曰其罪定矣。○卓庵張氏曰。孟子不取
仲子。與春秋責季札同意。故曰不明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

語何故曰正言之只一語法先王之道便了那有許多文字蓋非正言則不穩實非反言則不激切論語說理渾融一兩語已無剩意故多用正語孟子全是文章有開閣頓挫之法以逆出正意故多用反語卽此可知看孟子之法○又問通章固是行先王之道而中間曰遵曰揆遵則不過守其成規揆則須有籌度較量曰凡看書要看通章精神專注所在如畫龍點睛通體俱爲生動此章展轉提醒先王之道便見總要人取法先王其餘零星字眼只須隨文帶過若處處破碎研求箇字義看去像細膩通章精神反提挈不出

離婁之明節 張彥陵曰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卽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

爲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大全辯載王喬桂十二律還相爲宮說全與李文利同王喬桂未詳何如人○湖南講曰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辨

今有仁心仁聞節 仁心仁聞據蒙引則非有二據慶源

輔氏則有淺深蓋蒙引是合言之而輔氏是分言之也初不相妨○仁心仁政合言之則是一件有仁心自然有仁政無仁政亦叫不得有仁心然分言之則是二件此章主在分言○大全辯少墟馮氏曰孟子所謂先王非專指古之先王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但求其可法者而已卽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徒善不足以爲政節

不愆不忘節。沈無回曰：或問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先王也。方員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事事做先王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節。焦漪園曰：此節不止是說聖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耳。聖人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為政者而可以廢法乎？○翼註曰：聖人卽上先王。○附存疑曰：蒙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讀截，以為方員平直屬下文讀，依愚見，準繩下用個以字，文勢未斷。况上曰既竭目力，下只曰繼之以規矩準

繩。上曰既竭耳力，下只曰繼之以六律，住意亦未完。以為方員平直正五音，只當連上文讀為是。

為高必因丘陵節。張彥陵曰：愚按大凡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的，不知吾人之心思如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豈不是不知。○此條只就太過一邊說，看來兼不及一邊說，似尤妙。○翼註曰：可謂知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之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辯焉，得為智。○顧麟士曰：為高必因丘陵二句，本出禮器，註曰：丘陵高而顯，為高上之祭，而貍禮以行，川澤深而隱，為卑下之祭，而沉禮以行，似孟子亦斷章取義耳，不然則解禮者誤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節。翼註曰：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臣民胥被其化意。○又曰：惡對善言，卽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爲不仁，卽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是卽註所謂貽患也。

上無道揆也節。張彥陵曰：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鄒嶧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其皆玩視而不信也。○徐玄扈曰：道揆有圓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君主圓，臣執方也。○陳大士曰：不信道者，其立心太高，而其用心又太粗也。先王之心寄於法，而直以法輕之。○按大士亦只就太過一邊說，此處亦當兼不及者說。○朝不信道四句，與上二句分別處，蒙引

在朝字工字，君子小人字上看出。故曰：漸說得廣，存疑則從信字犯字上看出。二說可兼用。○下無法守五句，總因上無道揆生來。但工不信度小，犯刑二句，則又自下無法守生耳。○蒙引又謂下字兼臣民，雖似有理，然與其所謂漸說得廣之意，又相戾矣。只從存疑也罷。○無法守，只依蒙引謂不得行其法爲是，存疑稍悞。附後。○附存疑曰：蒙引謂下無法守，是爲上所奪而不得行其法，此說似明切，但愚意竊謂未然。何也？下無法守，不但在朝之臣，在外百司庶府皆然也。人君亦安得人皆奪之，使不得行其法耶？且君雖曰不行道，何嘗不以法守責其臣，所謂擬罪而反饒，輕刑而加重者，特出於一時之喜怒耳。何嘗欲奪下之職，而不與其法守也。

依愚見只是上妄爲則下亦妄作如下文上無禮下無學之意耳。○按存疑此條皆是強詞。○上無道揆六句相因。依蒙引存疑皆有層次。淺說似無層次者。殊謬。城郭不完節。張彥陵曰。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圖富強。故言此。以破之上無禮。應上無道。揆句。下無學。應下無法。守工不信度句。賊民與應上犯刑句。喪無日矣。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此亦是彷彿如此耳。蓋上文說無法守不信度。雖就臣言。然其民亦可知矣。○蒙引曰。賊民猶云奸民。不要說賊民者興。正如陳涉吳廣黃巢朱溫楊么李全之徒。○方文伯曰。國家不在形勢之強弱。而在精神血脉之流貫。故昌黎云。脉病而肥者死矣。亦此意。○張彥陵曰。只是一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

出來曰道揆。其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先後緩急有條有理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則曰法曰度。天之方蹶節。翼註曰。泄泄。註云。怠緩悅從。又云。不急救正之急字。反怠緩救正。反悅從。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張侗初曰。怠緩而不真切。悅從而不鯁直。泄泄猶沓沓也節。翼註曰。泄泄猶沓沓也。不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悞事之罪。○上泄泄猶沓沓。只引俗語以互證其義。下猶沓沓也。乃指此等人所爲之實如此。○虞伯生曰。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蹇蹇。隆周之臣藹藹。衰周之臣泄泄。戰國之臣沓沓。

事君無義節。張侗初曰。義主斷主宜。若逢迎。若沽名。皆

非義亦妙。○附蒙引曰：進退無禮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爲重。雖不當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退卽進以禮退以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望其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但見其擎蹠曲拳。奔走承順而已。如此又安望其正君哉。二說皆可。○按蒙引前一說亦該得。後一說不若存疑。只從前一說爲是。○又按張侗初云：進而或營求。或畏避。退而或依違。或悻悻。都是進退無禮亦妙。壬子六月。責難於君謂之恭節。張彥陵曰：先王之道原非難事。此曰難者。對世主言之。○徐自溟曰：陳善與責難共是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蓋以其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

密處。故曰敬。陳責非有兩功。恭敬非有兩念。○此處恭與敬乃大綱細目之分。○據大全朱子則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在陳善。然愚意亦有閉邪而後可以陳善者。不偏說爲是。以孟子距楊墨及君子反經推之。可見。○張侗初曰：怠緩悅從。悠悠忽忽。未曾積誠。而遂謂不可感動。未曾盡力。而便謂不可扶持。但知歸過於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曰：泄泄俗云沓沓。還未痛切。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總旨。上章重在仁政。此章言法堯舜。似兼重仁心仁政。○又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翼註曰：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人君當鑒幽厲。而人臣

可知。○吳因之曰。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
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一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
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遞說下。總只歸到
法堯舜上。或以爲堯舜不可不法。幽厲不可不鑒。則平
層而非旨矣。

規矩方員之至也節。王觀濤曰。至字。勿作高遠意看。只
是的确確。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
賊民。如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言外。便見人當法
聖意。○陳伯玉曰。至。卽至善之至。

欲爲君節。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猶言爲君而
欲盡君道。爲臣而欲盡臣道也。人倫獨言君臣者。此章
主君臣言也。雙峰說得之。新安以宗主綱維爲說。不是。

○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
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證之。此
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
仁之禍。則以禍福成敗之機警人。而益見當法堯舜。○
翼註曰。新說通章重一仁字。法堯者。法其所以治民法
舜者。法其所以事君。二所以字。皆不徒泥其迹。而直會
其心也。仁。人心也。故引孔子之言證之。此說甚新。詳味
孟子口氣。重在舍堯舜更無可法。以決人之趨舍。今乃
云不法其迹。法其心。則又添推原一意。而反隔斷題神
矣。○陳大士曰。人以爲堯舜不能爲。吾爲其次焉者
而已矣。不失爲中主而已矣。而不知此其說非也。太甲
成王諸人之爲君。雖不及堯。然法堯者也。其所以治民。

固堯之所以治民也。盤說望畢諸人之爲臣。雖不及舜。然法舜者也。其所以事君。固舜之所以事君也。使不法堯。則所以治民者。非徒不及堯。併不及太甲成王諸人矣。使不法舜。則所以事君者。非徒不及舜。併不及盤說望畢諸人矣。蓋能法者。僅分至與次之間。不法者。遂分仁與不仁之際。可不辨哉。○堯舜而下。尚有湯武與夫太甲成王之爲君。伊周與夫仲虺君陳之爲臣。如何說不如堯舜。便是不敬其君。賊其民。愚初意謂諸人雖不如堯舜。然其道則堯舜之道也。蓋其於堯舜。有淺深而無同異也。則以賢君賢臣爲法。亦卽是法堯舜。然按蒙引及陳大士之說。則賢君賢臣雖非慢君賊民者。然人若僅以賢君賢臣爲法。卽是慢君賊民了。故人卽未能

如堯舜而志不可不法堯舜。此說是也。○翼註曰而已矣。三字是一章血脉。下四句正足而已矣之意。

道二節。前章及下二章仁字。俱是愛之理。唯此二仁字。似是心之德。然孟子引來之意。亦仍是欲明愛之理耳。暴其民甚節。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省文耳。蒙引謂意歸責於當時之爲君者。恐未是。○名之曰幽厲。還是泛說。而周之幽王厲王亦在其內。故直解曰不但身受其禍而已。至於沒身之後。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極得體。○又依存疑名之曰幽厲。通管甚與不甚來。則幽厲亦只是諡之甚惡者。言外還有不甚惡者一邊。

殷鑒不遠節 末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天子不仁節直解曰孟子承上文說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國之廢興存亡恆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云云可見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按直解正與存疑合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總旨 吳因之曰此章不是泛言正身之功特為治效未臻徒責望於人者發大意謂天下蓋有勇於求治而治效未臻如愛人而人不親治人而人不治禮人而人不答者矣此非人之過必己之有未至也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而已矣身正而天下自

歸與其責望於人而無益孰若求諸己者隨感而隨應哉○按因之此條極得總註承上章之意蓋上章專為不仁者發此章則為畧能為仁者發所謂相承者如此陳新安謂承上章因言仁而及知與禮也此雖不差然非正意也蒙引謂其不得大旨是矣然蒙引謂大註亦承上章而言見當自反而仁也仁則自無死亡之患亦說得未甚切今斷以因之說為正

愛人不親反其仁節 張彥陵曰非惟不尤人且有借鏡於人意

翁子先曰既曰愛人治人禮人矣則不親不治不答其失在人不以為人尤而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自責自脩若借之為吾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心腸○又曰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見得

行有不得者節。張彥陵曰：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卽是三者之中，而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己，故下一皆字。○又曰：天下大矣，何以人皆歸？蓋仁智禮原在人心，心同此理，故可必其歸。此亦不重極言其效，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其不必外求意。

永言配命節。沈無回曰：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

人有恆言章總旨。翼註曰：通章總是迭推其本，不重序意。本一而已矣。大學所謂脩身爲本是也。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上章說其身正，乃是承反求諸己來，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在正身內。

矣。與大學之先脩身而後及於天下國家者自異。此章之旨，則與大學同。故註云：承上章而推言之，非謂卽上章意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說得不明白。

人有恆言節。劉上玉曰：恆言，不是恆人之言。○天下之本在國。云云。雙峰謂天下取則於國。云云。是只主教化說矣。看來孟子是渾說，還兼教養爲是。但意則或重在教耳。

爲政不難章。張彥陵曰：按巨室固多跋扈者，然世篤忠貞亦不乏。不必泥定在權臣一邊。然則所謂不得罪者如何？愚下轉語曰：不得罪於天地，不得罪於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爲不得罪於巨室。○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巨室註云世臣大家，當與有世臣之謂也。參看就

世篤忠貞。公爾忘私者說。三家六卿。不足以當之。若僅作強藩巨鎮。不可得罪。則君益懦而臣益驕矣。○不得罪於巨室。只是脩身之驗。初不重在巨室也。玩註自見。圈外林註。是主巨室言。故在圈外。○按要不得罪於巨室。亦不專在脩身。還須處置得宜。然脩身其本也。故註專以脩身言之。然則所謂承上章者。亦非專承家之本在身一句也。○巨室所以難於力服者。蓋其力既足以把持國政。而其勢又近於君。有一毫不是。彼便知之所。以服之爲難。○說叢曰。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又曰。國與天下之人。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按翼註亦主此說。然註則明謂巨室爲國人素所信服。看來二意可兼。

用蓋人君既能服巨室。則自有以服國人。况國人又探討於巨室之消息乎。註只主一邊者。蓋舉此亦可以見彼耳。○陳伯玉曰。德教便是政。沛然正是不難處。○按翼註亦如此說。則德教二字。只是以德教人之意。非躬行心得之德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未嘗重講此二字。

天下有道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爲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愚謂孟子此章可當一篇六國論。蓋人莫不以合從爲六國之長策。不知合從者。亦孟子所爲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者也。爲六國者。唯有脩德而已。不能脩德而欲合從以擯秦。能免於逆天。

之亡乎。反不若連橫者不失爲順天而可以苟安旦夕矣。

天下有道節。張彥陵曰：戰國以力相役，乃無道之天下。從有道說起。望當時諸侯好仁無敵，轉無道爲有道之深意。○翼註曰：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通指諸侯說。○又曰：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又曰：役如朝會征伐，聽其政令是也。○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非不論德也。天下無有有德者，則惟力是視而已。存疑謂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耳。殊謬。附後。○或曰：如孔孟者，非大德大賢而詘於下者乎？曰：此章只就有國者說，不必論及於此。○附存

疑曰：有道之世，論德而不論力，大德大賢則居上位，而小德小賢爲之役；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相役使耳。○按若此，則第三節下當補云：大德大賢而爲匹夫者，固無如之何矣。若有國者，獨不可自強乎？○翼註曰：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爲理所當然。運值其否，而以力相役者，爲勢所不得不然。或欲不分理勢亦可。○按翼註後說，大全朱子之說如此。前說，大全雙峰之說如是。看來二說原可兼用。○翼註曰：順天逆天，重在小德小賢與小者弱者一邊。○高中玄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濟濟雍雍，當是時而稱詐力，是愚人也是故。三苗竄，防風戮，春秋戰國之時，吳越

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鳴張弱肉強食。當是時而不審已量力。是愚人也是故。江黃滅。燕丹亡。○按中玄說則大德大賢不專指天子。依淺說翼註則專指天子。中玄說恐未是。○李毅侯曰。順有道之天易見。順無道之天難知。必也發憤自強。挽無道爲有道。則大德大賢在我。而天下皆爲我役矣。如齊景者。安於無道而不克自振者也。未足爲順天也。○按李說看順天是深一層解。齊景公曰節。出令受命絕物。俱切邦交上說。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節。此不是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無益耳。○說叢管登之曰。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滕薛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若

滕薛雖師文王。只可爲善國爲王者師而已。

如恥之節。翼註曰。師文王且虛仁字在下節。○張彥陵

曰。必爲政於天下。句要看。蓋不惟化小爲大。化弱爲強。抑且化無道爲有道。則善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以不可不師也。

商之孫子節。張彥陵曰。仁不可爲衆。猶云衆者遇之失

其衆耳。此指文王說。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翼註曰。仁不可爲衆。指文王說。下二句泛說。俱是孔子言。○又曰。敵非戰敵之敵。註只云不能當之。今也欲無敵於天下節。張彥陵曰。引詩只重誰能二字。○翼註曰。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且畧虛活。引詩方見不能無敵。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他受言聽諫意。○又曰愚按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卽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於私欲。荒淫暴虐。雖危自以爲安。雖蓄自以爲利。茫然不知己之所爲。故孟子將自取二字點醒他。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不仁者可與言哉節 翼註曰首節言不仁者失其本心而不可與忠言。便含自取之意。下四節乃承言之也。○危蓄亡只是淺深之別。存疑最明。蒙引謂如般樂怠傲之類。是危道。如流連荒亡之類。是所以爲災。如凶暴淫虐之類。是所以亡。看來不是。蓋般樂等項。俱各有淺深。

難分屬也。

有孺子歌曰節 翼註曰孺子之歌全是無心。不可一涉有心語。

小子聽之節 徐倣弦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找足兩個斯字。便生許多見解。這斯字却從可以處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莫中江曰玩可以二字。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翼註曰二斯字重看。便見自取之也。就水說而意自廣。○沈無回曰一說清斯濯纓二句。不平歸重濁邊。見自取之意。殊失圓妙。

夫人必自侮兩節 翼註曰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

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張彥陵曰：愚按此兩節總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總旨。吳因之曰：此章是以歆動之辭感發當時諸侯之爲仁。故主意全在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五句上。前三節評論民心歸仁以起其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講所欲與聚二句須體貼得至誠惻怛。真實爲民意思出。

桀紂之失天下也。節。翼註曰：失天下邊輕。引起得天下。○按所欲不是容易知。須去其已私以體察。與聚亦不是容易聚。須立其法制以經營。如田里桑麻等皆是聚之實際。○民有欲而不能言。不敢言其欲。衣欲食欲安

欲逸之念。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爲欲。彼又以如彼爲欲。非虛以察之。誠以體之。未易周知。旣知矣。又有許多阻撓。許多煩難。或便於民而不便於君。不便於臣。或便於久遠而不便於一時。又必果斷以行之。委曲以處之。方能聚得。○聚欲勿施惡。卽仁也。王道也。須說得醇細。勿似專爲得民心而設。同於伯主固結民心之術。

民之歸仁也。三節。張彥陵曰：三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毆。而况又有不仁爲之毆者。其歸豈不益速耶。○沈無回曰：毆則必有歸。况歸又其欲乎。○附蒙引曰：民之歸仁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爲淵毆魚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按蒙引此條。與其所謂二節。只是一項事者相悖矣。此

恐未是淺說亦似主此附於後。○附淺說曰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仁也。仁則民歸矣。其所以歸化者以其所欲在此如水之就下以其性本下也。如獸之走壙以其所欲在壙也不能聚其所欲而反施其所惡者不仁也不仁則民去矣。其所以去此者以其所欲在彼仁者而所惡在此不仁也。如魚畏獺故歸淵如雀畏鷓故歸叢是為淵陂魚者獺也為叢陂雀者鷓也。民畏桀紂故歸湯武是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民歸仁而去不仁如此。○吳因之曰民之歸仁曰諸侯皆為之陂所謂得其心斯得民矣。曰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今之欲王者節

張彥陵曰按據時說言病日已深當急

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君當急於求仁。此意當補在也下不可即貼求三年句求三年句只作好仁之晚看。下四句只反言以見畜之不可不早耳。然細玩本文及註則今之欲王者還是慨歎當時好仁之晚意。七年之病喻暴虐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李九我曰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專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民有欲惡決然處置停妥匹夫匹婦一或失所不肯放手即此便有致王之理。

自暴者節

此章重二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失之

是也。○吳因之曰不可與有言有為此二句是絕之之詞非斷之之辭。○翼註曰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吳因之曰言非禮

義處且慢說仁義之爲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處。且慢說吾身必能仁義。此意自在下節。上文須含蓄爲妙。○又曰。凡自謂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皆可以爲堯舜。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必能者。全是性善上來。故此章自暴自棄之可哀。卽性善堯舜之旨。○按因之此條。除去自暴二字爲妙。

仁人之安宅也。兩節。吳因之曰。仁人之安宅。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上孟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安宅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爲可哀也。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道在爾而求諸遠章。張彥陵曰。此爲人之思以道術易

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卽體道之工夫。○姚元素曰。此只舉一近易的道理。指點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卽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看。○翼註曰。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卽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徐儆菴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總旨。此章存疑。雖云與中庸孔子告哀公之言只一般。然中庸在下位節。只歸重在身上。蓋誠字意上文已有也。此章則重在誠上矣。微不同。○又中庸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

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可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淺說過文。與中庸同。殊不是。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翼註曰。首節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作主。○張彥陵曰。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通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朱子小註說有道字極好。存疑反病其太深。不知何故。○大全辯嘉善。陳氏曰。士君子德業已隆。郡邑矜式。如溫公處洛中。橫渠在關西。官其地者。悅服而模範之。當有格過於未形之妙。豈必待失而後爭乎。獲上信友。其先務在明善。誠身。諍友。諍臣。皆非其至。○首節未嘗無效驗在內。然只是逐節遞

推之驗。游氏註預透末節意說。不宜混入。

是故誠者節。方文伯曰。此與自成自道例看。○思字與中庸慎思之思字不同。蒙引說得明。覺軒蔡氏說不是。○思誠。依小註既兼知行。則脩身工夫盡於是矣。乃又曰。思誠為脩身之本。何也。蓋曰脩身。則兼內外。曰思誠。則主內而言也。○近日時文。有以思誠思字作明善之明字看者。真大謬矣。

至誠而不動者節。末節固是說驗。但其所以說此驗者。則有責成於人之意。是其不容自己也。因之謂末節不作能誠之驗看。不是。○誠不誠之驗。首節內已有。但末節則又推極言之。極誠之效。則至於無不動。極不誠之效。則言其斷斷不能動。然主意歸重在誠一邊。○又中

庸言動變化。此章末節一動字亦該得變化矣。蔡氏說亦拘。○吳因之曰：凡人意念一到真實處，則天地可格，鬼神可通，金石可流，禽獸可化，况人乎？○翼註曰：如夫子溫良恭儉讓，則邦君不覺傾動。○首節與末節分別處，雙峰說得極明細，玩可見。蓋逐節遞推，與一節貫通。大凡說效驗處，皆當以此二意推之。輔氏以大學次序中庸極功分看，妙甚。○吳因之曰：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境界，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只緣誠非至誠，故不能格晉獻耳。

伯夷辟紂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翼註曰：此章重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上不專重養老也。

伯夷辟紂節

翼註曰：作屬文王，興屬伯夷。○鶴林玉露

曰：太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張彥陵曰：問二老同歸文王，一則為鷹揚之勇，一則為扣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憫當日之無君而救之，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

二老者節 翼註曰：其子焉往，亦是不約而同之理。○按蒙引則是視大老為向背之意，與此不同，似亦可兼用。○翼註又曰：齒德不平說，齒者凡老之所同，德者二老之所獨。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節 翼註曰：行文王之政，泛就包養老在內。

求也爲季氏宰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末節亦有例在內○翼註曰通章以強兵作主上二節卽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下一節卽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也

求也爲季氏宰章 張彥陵曰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亦次於善戰者耳○第二個次之亦承首句來謂次於善戰者耳不可謂又次於連諸侯者也○董氏彝曰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辟草萊任土地者則次上刑孟子論人臣功罪只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富國者雖亦有助戰之意然不可專主此說觀存疑可見存乎人者章 陸實府曰天地通竅於日月故陰陽薄蝕

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徐倣弦曰寐則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吳因之曰不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不要泛了人焉廋哉亦是心之善惡不能匿大凡聖賢觀人觀其心也聖賢知人知其心也古今以來只爲心迹兩字糊塗過了多少人○翼註曰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方應上不能掩其惡○又曰人焉廋哉廋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張彥陵曰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撇却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廋哉句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耳孔子是徐察法孟子是直截法○張彥

陵曰真偽對照處。必須以吾之胸中為主。○湖南講謂人當未說話時。眼睛不甚動。要看他還難。一到發言。他口裡畧弄些虛頭。便眸子閃爍。張皇如左傳云。目動而言肆者。卽有一種人。肚裡甚是奸深。口裡不吐一詞。却免不得有開口處。所謂以言餽以不言餽。就他欲吞欲吐之際。正好覷他眸子。○按此說專就聽言時看眸子。難專用而可兼用。

恭者不侮人章總旨。張彥陵曰。此是孟子因世主浮慕恭儉。故借其名以誘之。要得此意。○此章恭儉字。只就實德上說。不侮人奪人。則實德之所發也。觀時君之發於事者如彼。則其無實德可知。其名爲恭儉者。不過飾於聲音笑貌者耳。非實德也。○意還重在恭儉上。蓋真

恭儉自能不侮奪也。

恭者不侮人章。翼註曰。不侮人。如禮賢下士及匹夫勝予之類。不奪人。在貢賦上居多。作文槩兼臣民亦得。○惟恐不順。只是侮奪之甚。不是欲掩侮奪之迹。○又曰。聲音是僞。爲恭儉之言。笑貌是僞。爲恭儉之態。○大全辯少原余氏曰。恭儉之實。惟文帝庶幾。然愚猶謂其頓辱絳侯爲不恭。厚賜鄧通爲不儉。或曰。宋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苟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繩被漆唾壺也。唐明皇卽位之初。焚珠玉錦繡於前殿。是好名之弊也。

男女授受不親章總旨。翼註曰。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道字。○此章禮字。只作一經字看。○鄭申

甫曰。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援嫂時避嫌爲輕。拯溺爲重。出處時守道爲重。濟溺爲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知權處也。

男女授受不親節。張彥陵曰。髡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爲下。諷言張本。○註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卽程子權只是經之說。論語主言經權之二。則於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章主言經權之一。則全用其意。集註之精如此。

今天下溺矣節。翼註曰。夫子之不援。說者多云病其不見諸侯。看來孟子來齊。方與髡答問。恐已見諸侯矣。註枉道求合四字。最圓活。○枉道求合。不專是往見諸侯。極是。但謂髡之答問在齊。則亦難泥也。

天下溺節。翼註曰。天下溺二句。重上句看。道字不外仁義。○楊復所曰。天下溺於邪說。孟子以仁義援之。天下溺於功利。孟子以王道援之。○此非正意。○張彥陵曰。手援是影語。非實語。○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己爲道。援嫂者。以手援爲道。如髡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湖南講曰。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爲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爲。若舍目前顛連不顧。而遠驚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

君子之不教子章總旨。蒙引此章爲常人之父子言。若

父子俱賢。則不須易而教。是不易者其經。而易者其權也。據王氏註及輔氏陳氏之說。則子不肖。雖不可責善。亦須戒之。是不責善而易以教者。亦經而戒之者。又權也。是皆補孟子言外意也。○此章大全存疑。皆槩言父子。唯蒙引則主常人之父子說。看來蒙引似優。蓋周公亦嘗撻伯禽。則知父子賢聖者。亦不必不親教也。○張彥陵曰。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君子之不教子兩節。翼註曰。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

古者易子而教之節。翼註曰。易子而教。只重以己子而教之於人。不必泥相易意。離只是情義乖離。○沈無回曰。古者易子而教之。不得已爲不肖子慮也。若上智中

材。則父亦未嘗不教。○此亦本蒙引。

父子之間不責善節。末節存疑。謂與上文意一般。是引成語爾。看來上文專就父之教子說。末條則兼父之教子。子之諫父說。似又推開一層矣。然講家未有如此說者。姑誌於此。以俟再定。

事孰爲大章總旨。守身固卽是養志之大者。而養志不徒在守身也。此章旣以守身養志對說。則講養志處。不必復入守身。蓋守身養志二者。合言之。則守身卽在養志之內。分言之。則守身自是守身。養志自是養志。大全新安陳氏講曾子養曾皙節。亦牽守身來說。此不可從。蒙引存疑及吳因之說得明。○新安章末一條。亦仍是以守身養志對說也。

事孰為大節。翼註曰：事字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又曰：不失其身，先足為親之榮，而親心愜矣。又加奉養。子道斯盡。一失其身，則先足以為親之辱，而親心不愜。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以親心立說，與下養志相關。○吳因之曰：謂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著。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孰不為事節。翼註曰：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曾子養曾皙節。吳因之曰：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然所以事親之道，猶未詳言。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則。大抵此二節，只申明能事其親意，不必惹著守身。○

曾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引曾子之意，只是要為養志之證。不重在守身。意謂曾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也。○鄒東郭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餒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纔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辭也。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錫類不匱之孝，有守身意在內。○附張侗初曰：養志只在守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影樣。無意中做出，所謂色難也。○壬子沈無回曰：養志之本，不外守身。但守猶在我，而養則以我通於親。養志而守身之理精矣。引曾元一段，只欲引出養口體以形養志。貶曾元意不重。○吳因之

曰養志不止。酒食一端。舉酒食。特以見例。故講可謂養志處。雖承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來。須說得渾融。統括爲妙。能養志與從親之令。乃是毫釐千里。要認得真。○翼註曰。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旣形而曲以體之。

事親若曾子者節。張彥陵曰。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蓋只顯得養志爲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翼註曰。程註論可字意精。然人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陳眉公曰。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一件不是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卽如曾子養曾皙。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說叢耿子庸曰。

古人論孝。獨舉曾子養曾皙一段。往以爲沒要緊話。今尋思。難矣。難矣。曾子嘗芸瓜作業。故窶人子也。乃每食必有酒肉。何以辦之。殫竭心力矣。且人家父母。質性意趣同者易事。乃曾子故恂謹守約人也。遐想曾皙之意。興襟度高邁恢濶。與曾子迥然不同。跡其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聯類以爲常。其所樂與。未必一一爲曾子所樂與者。而每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豈不難哉。蓋曾子唯父意之承而已。無意也。無意則無已矣。

人不足與適也。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起。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觀著格。君心說。故曰不足。言所重不在此。規諫上一正君而

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高中玄曰。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須知不但在用人行政之先。亦在君心之非之先。以李文靖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之言。觀之可見。

人不足與適也章。王忠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翼註曰。大要是以心格心。必已心先正。而後君心可正耳。○方文伯曰。只把此身做君之格式。

○大人者。雖是正已而物正。然其格君心亦須用些力。觀朱子引伊川解易一條可見。且如說王者過化存神。然王者之治天下。亦豈絕不用力。蒙引因註正已物正之言。遂謂格字不是著力字。亦太拘。○附蒙引曰。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荀卿述孟子之言也。便可見孟荀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格字與攻字正相反。雖均之爲正道。而精粗之辨亦昭然矣。○按蒙引此說。亦卽格字不著力之說也。○大全辯嘉善陳氏曰。格心之道。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政者。公仲連進牛畜。荀欣徐悅。而趙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竇儀見藝祖岸幘跣足。不肯進見。而藝祖自後對近臣。必索冠帶。是心由事格也。但其機在適間之外。視抗論攻

堅進一籌耳。○翼註曰：一正君一字，要提出是不必紛
紛適間意。○一正君，專承上君正說，而國定矣。則承上
莫不正而推開說，存疑謂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正意，
似謬。

有不虞之譽章。張彥陵曰：譽已作好，况復不虞毀已作
惡，况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朱子曰：天下事只
有一個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
必要回顧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沈無回曰：二有字
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士
翼曰：斥松為樗，何損於材。譽猶為蘭，不掩其臭。故毀譽
之加諸已也。君子必自省其施諸人也。君子必不輕。○
唐荆川曰：不計較毀譽，墮不自信。計較毀譽，墮不自信。

○胡敬齋曰：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脩省。○不特
毀來當脩省，卽是譽亦當脩省。蓋或已不免有好名之
心，而人因而加之也。○翼註曰：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
作過情看，只在不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
可見亦有實者。○按此看毀譽最是雙峰，亦已見及。但
又謂譽對毀而言，則有過情之意，則又與此相悖矣。○
人之易其言也章。此章為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
何必待責而始悔耶。一說謂為喜其無責者發，蓋彼方
以無責為得計，而孰知其大不幸也。一說謂為惡人之
責者發，後二說只可作餘意。○直解曰：或於人之善惡
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論斷，遂至於僨事失人
興戎召辱者，此是為何。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

懲創故也。○陳眉公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焦漪園曰：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說。晁錯易於話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變；嚴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昆陽之敗。此千古易言者之鑒。

人之患章 張彥陵曰：此不是論人爲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尤西川曰：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張彥陵曰：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旣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爲而來意。○

翼註曰：子亦來見我乎，亦有譏其失身意，但未露耳。○又曰：子聞之也，至長者乎？作一句讀，言急於求安，緩於求道。○又曰：失身之罪最大，註乃云：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何也？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早見之罪，反大於失身。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張彥陵曰：此章明責其從王驩，然亦不顯言王驩不可從，但云徒舖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計其人之意。○說叢曰：謂正子有因驩以干進之意，非也。謂不干進而真有意藉其資糧輿馬之便，亦非所以論正子，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亦儘諒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舖啜耳。○按此說得好。集註大全蒙引存疑，雖只就舖啜上論，然亦似不相妨。

○翼註曰。舖啜指道路所需言。○張侗初曰。聖賢欲有為於世。須要立定脚跟。其於小人。一毫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來。恐他畧習圓通。便忘却箇邪正二字。故頻頻喚醒。只是要他不失身於可賤。不孝有三章。翼註曰。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證也。○吳因之曰。全以孝字為主。言舜之不告而娶。乃其所以為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講猶告處。全本孝字意發之。○不告之所以亦得為孝者。則又全在為無後上看出。

仁之實章總旨。顧麟士曰。按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事親從兄。以盡仁義禮智樂之實。○此章依賽合註大全蒙引存疑淺說吳因之。則首節屬本心。次節屬工

夫而總註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只貼首節。依翼註直解說約。則二節一例。作本心看。而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亦總貼二節。未知孰是。姑從大全諸家。○吳因之曰。此章只論仁義。便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意思言仁義之實在事親從兄。然必有知之實。以知之禮之實。以節文之樂之實。以和樂之。然後謂之能事親。能從兄。而仁義之實所以無歉也。○姚承菴曰。知之實三段。非是說知禮樂所以全此孝弟。亦非說知禮樂所以盡此仁義。孝弟是良知良能。天機之不容遏者。即此良知保守之而不失。是知之實。即此良能率履而節文之。是禮之實。即此天機之不容遏者。無勉強苦難。自然流盪於四體之間。是樂之實。蓋仁義是人性之總名。知禮

樂亦性之隨在而異名者。所以說孝弟貫天下之道。讀此章要識孟子責成於人意。○按下三段俱就良心說。卽本翼註說翼註附下。○附翼註曰。知斯二者弗去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俱要說得自然。勿著人力。方是良心真切。弗去非把持。是良心自然不昧。以恩勝。易流於無節。他却有自然之節。以直率。易至於無文。他却有自然之文。

仁之實節。吳因之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此是論仁之要。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論仁之實。問實與要何別。曰。要者提綱挈領之謂。與沒甚要緊相對。實者精切不浮之謂。與爛熳華采相對。大抵要與實二者俱是說用。不是說體。然所謂提綱挈領。亦只是華裡面事。

而至於實之切近精實者。則如果核之類。有生道焉。尤其發根處也。故要與實自對不過。○張彥陵曰。實字有三解。對名而言。是名實之實。對理而言。是事實之實。對華而言。是華實之實。○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實字小註中。如勿軒雙峰說皆得之。譬之果木。有根本方有枝葉。有果核方有萌芽。有子所謂本。根本也。孟子所謂實。核實也。實字乃其發根處。較本字又進一層。○論語孝弟爲仁之本。仁字與此章仁字俱是偏言之仁。然論語總以孝弟屬仁。而此則以事親屬仁。以從兄屬義者。蓋合言之。則二者皆是仁。分言之。則一屬仁。一屬義。新安陳氏亦說得明。但其所謂理一分殊者。亦俱就偏言中說。不可認爲萬殊一本之意。○覺軒蔡氏謂有子所言是

專言之仁。此誤也。○孟子每以仁義對言。然有泛言之者。則是存心制事之分。有就孝弟說者。則是愛敬之分。雖皆是欲以仁義該天下之道。然有偏言專言之不同。蒙引仁義二字一條。須善看。○湖南講曰。仁義本一原。孟子原以人倫之至統之於仁。而茲乃以仁屬事親。義屬從兄。何也。曰。義從仁中分出。兄亦從親中分出。原從合處分。則分處亦未嘗不可合。○王觀濤曰。事親從兄。不徒在顧養隨行等事跡。全在良心上發得真愛真敬透徹。方見是仁義之實。

知之實節。上文言仁義已包得知禮樂在內。次節特抽出言之。以見仁義之實所由全耳。玩通考朱氏公遷說。可見蓋偏言之仁。又有包知禮樂在內者。○右此條須

善會說見下。○論來仁義知禮樂是一類名色。皆為自然之本心。皆有當然之工夫。乃以仁義為本心。以知禮樂為工夫者。蓋雖可互見。而所主不同也。○朱氏公遷所謂知禮樂即在仁義之中者。亦當以此意推之。○張彥陵曰。知斯二者。知字不是情識。後添人之知。是本初帶來的良知。即所為知。愛知敬是也。弗去乃所以為知。莫說知了又要弗去。○孫栢潭曰。下是也二字。乃指點之詞。○彥陵又曰。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矩度是節。有個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徐儼絃曰。心雖無窮。不得不正於有限之分。意雖真朴。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翼註亦謂勿分太過不及。然蒙引則

以過不及分蓋節其過文其不及而節文內又各自有過不及二說亦自不相妨也。○張彥陵曰：天性中心安意肯不見苦難方謂之樂。生惡可已正是形容樂的光景。手舞足踏正形容生惡可已的光景。俱包裹樂斯二者一句內。○此段數句句句有淺深蒙引最說得明。翼註槩從良心上看故謂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蹈一時俱有無甚漸次彥陵因之耳。○按樂則生矣以下數句俱有節次故每句須重下截玩註自見如樂則生矣句重在生字不重在樂字惟生乃見其真樂非謂樂則自然能生也。○樂則生矣似無節次自生而惡可已而不知舞蹈則有節次樂則生矣樂字似直貫至節末。○生不必遇親長而始生。○張彥陵曰：按生是萌動之意惡

可已。是充長之意。舞蹈不知是形神俱化之意。○李衷一曰：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孝弟。孝弟行來無勉強有自然樂地耳。要知得手舞足蹈處是樂。樂却不在手舞足蹈上。○王龍溪曰：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吳因之曰：不知手舞足蹈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孝弟見其為孝弟之極也。○按王守溪講足之蹈之曰：進退而慎齊。出入而揖遜。後長而有徐行之禮。相從而有趣進之儀。講手之舞之曰：疾病而抑搔。出入而扶持。提攜而有捧手之敬。卽席而有摳衣之恭。極為精確。蓋此樂不專在聲容上。○大全辯少墟馮氏曰：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個樂。只是復還那孩提稍長本來愛敬耳。○雙峰以事親

從兄爲本立。知禮樂爲道生。殊謬。此亦易見。○黃氏謂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生生種子。亦謬。生生處卽在實上說。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總旨。翼註曰。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吳因之曰。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事。有純孝之事。斯有純孝之化。通章主意全重在心上。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張彥陵曰。首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李衷一曰。此節大旨與輕富貴無干。卽是後章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意。蓋天下悅而歸舜。正是以舜爲仁人爲孝子。而舜之心却不肯把此自寬解。只見得不能得親順親。

就是人盡歸我。當不得甚事。正是舜之不見己爲仁孝處。○天下悅而歸。本文亦只就勢遇之隆說。以舜爲仁孝。是言外意耳。○翼註曰。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爲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在言外。舜盡事親之道節。翼註曰。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柱。蓋得親之事淺。未可以言盡道與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張彥陵曰。愚按曰。化日定。特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自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舜只盡其爲人爲子者而已。○張彥陵曰。舜何曾見瞽瞍有未合道處。○此將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錯看了。○若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者。則又是不敢說君父不是之意。亦非竟不知也。

孟子困勉錄卷之七終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八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總旨。此章言道。雖是就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是道之用。蒙引謂孟子本意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而以雲峰君臣父子一條為不是。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父子之倫說耳。淺說以出乎身加乎民為說。極是。○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朱氏公遷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

舜生於諸馮三節。張彥陵曰。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後字即去字之意。不必泥。○周禮八節符節其一耳。註乃統言之者。意分言之。則符節為八節之一。合言

則八節皆可謂之符節也。蒙引意亦似如此。然八節不皆用玉。而註總云以玉爲之。意雖不皆用玉而必飾以玉也。然不知朱子何所據矣。○又或者註云以玉爲之者。乃是舉重而言耳。俟再考之。○附袁了凡曰。器物叢談云。符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召。古者以竹爲之。故字从竹。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爲行道之信。亦以竹爲之。或以金玉爲之。歷考諸書。顯然二物。註合爲一物。誤矣。以玉爲之。云。乃周禮八節之一耳。

先聖後聖節。張彥陵曰。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人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猶云其軌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人之揆度者言。○此亦

本翼註與劉上玉賽合註俱不同。○按劉上玉謂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也。是言聖人之心。其揆度事理者一也。此大謬。卽蒙引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矣。○附賽合註曰。據註云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則此揆一。是以道度聖人之皆一。蓋以時勢揆聖人。則先後遠近不同。唯以道揆聖人。必無先後遠近之不同。新說作聖人自揆度事理。謂聖有先後。而心無先後。其取天下事而揆度之。無不一也。此說詭異。○總註遠近二字。蒙引謂不可分。孰爲遠孰爲近。此只就舜文看。故難分耳。其實范氏意乃通論聖人。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總旨。張彥陵曰。乘輿濟人一事。只是借來論箇政體。不是貶駁子產。○徐倣茲曰。子產當

日乘輿之濟亦似出於一念惻怛。百餘年世人猶傳誦以爲美談。其究將竊效伯者之驩虞失王政之大體。故孟子借此一事以示訓。○雖分三段須知上二段又總是不必乘輿濟人之意。○湖南講曰子產人物不下管仲。管仲時勢可以王天下。却只成就箇伯子產處不可。伯王之勢僅堪保國。此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器小用。

子產聽鄭國之政三節。今人多云子產平日不是只行小惠者。玩朱子及東坡之言。則子產平日亦只是行小惠。蓋今人指都鄙有章等爲政。故謂其平日不是行小惠者。此是淺言之也。朱子及東坡指都鄙有章等亦爲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行小惠。此是深言之也。合而言

之。則子產平日所爲。已是惠而不知爲政了。况乘輿濟人之事。尤其一時無意中所爲。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而不知爲政矣。都鄙有章等。君子猶以爲惠也。况乘輿濟人。尤爲小惠矣。如此說。則二說固不相妨。○然須知朱子及東坡之言。是深一層話。非本章正意。○蕭漢冲全章文講歲十一月節曰。政之所以惠而不費也。講君子平其政。二句曰。政之所以威而不猛也。甚巧。○雙峰看未字亦是。但專主未至於寒說。則偏矣。註雖云時將寒。洹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蒙引以雙峰之說爲太泥。是矣。○趙註專主冬涉言泥矣。○袁了凡曰。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由也。註以爲方橋。誤。徒行

困免錄卷之八
之枉何必方哉。詩云：造舟爲梁，疏謂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卽今之浮橋。

君子平其政兩節。翼註曰：平字是極其平妥之意。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停妥，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唐荆川焉得人人而濟之，合下節文曰：一日之間，其望恩於我者不知凡幾也。吾欲一一以周之，則先施者獲及時之惠，而繼與者已不勝其後時之怨矣。是人無窮而日有限也。其將何以給之哉。○附存疑曰：國中之水當涉者衆，只就溱洧說。○張彥陵曰：日亦不足，卽日日悅之亦難周徧之意，不是說一日之內也。○翼註曰：只緣人多覺日少。○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唐中宗景龍間遣使分道之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魚鼈之

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施，有沾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不若回收贖之錢物，減平民之徭役，治國愛人，其福勝彼。又僖宗乾符間，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丐者，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敝，寇盜充斥，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行此小惠乎。愚按贖生施錢，非獨無補，壞政體實甚。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張彥陵曰：相報之說，豈臣子所敢言，但天下忠臣常少，庸臣常多，寇讐卽舟中皆敵國意也。○臣之報君，慶源輔氏謂當加厚一等，未是。潛室陳氏謂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妙。○論語言君使臣以禮。此章集註兼恩禮言，蓋論語言禮，則恩在其內矣。○

翼註曰。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灾而樂其禍。

禮爲舊君有服節。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引以爲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爲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

諫言行聽兩節。徐倣弦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翼註曰。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趙岐註謂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已非與君不合也。○又先於其所往。蒙引疑我旣爲人道。

其賢而欲用之。我何故不以爲賢而自用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此疑固是。然亦想是自已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暴白於天下。爾要之。此等亦已非第一等君道。○張彥陵曰。只是重重叠叠。有加無已之意。無罪而殺士章。說叢曰。穆生之去楚。梅福之掛冠上東門。皆是此意。

君仁莫不仁章。按上章莫不仁。義就君心說。此章則君

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義主民感化說。

非禮之禮章。張彥陵曰。正是可與權處。○高中玄曰。非禮之分於禮。非義之分於義。易辯也。唯非禮還叫做禮。非義還叫做義。是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唯大人察理至精。觀會通。達變化。豈爲之哉。只說他不爲非禮。非

義不必說他爲禮義。○湖南講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箇非禮非義，畢竟是禮義與似是非的不同。以大人對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位。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禮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爲者。大人却弗爲，此如魯男子之閉門不納，豈不是禮。然設使那女子遇著強人失了節，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亂，所以說是非禮之禮。子路之死於孔悝，豈不是義。然衛已無父子之倫，何如柴也其來，所以說是非義之義。○中庸所謂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不能時者在內。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者說。卽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莫之似乎中，鄉原之似乎庸，無忌憚之

似乎時，則直爲非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蒙引認得清。○按如此則大全程子之說，直爲非矣。蒙引又謂集註意自無不該者，何也。蓋集註專指不能時中者說，而其不能中者不待言矣。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

中也養不中章。此章本爲父兄知教而子弟不賢因而棄之者說。若未嘗知教與夫責以難堪反激成其過者，此又是一種。非此章所指。○沈無回曰：此責成賢父兄之詞。若子弟又當別論。○徐岩泉曰：中是德性溫良，才是英氣發露。父兄在家庭之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陳伯玉曰：養之者寬嚴並用，特寬之意居多。○註涵育薰陶，皆重俟其自化之意。東陽許氏以寬以容之，善以道之分貼，恐未是。○徐倣弦曰：樂字正從

養字來。○程竹山曰子弟不賢猶累及父兄也。爲子弟者奈何不懼。○新安陳氏過猶不及之說殊謬。玩註自見。

人有不爲也章。吳因之曰。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爲意。蓋有不爲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此章麟士之說。是出此入彼之意。翼註之說。是克已復禮之意。因之之說。是智深勇沉之意。皆與存疑不同。皆附。○附顧麟士曰。朱子引橫渠語。亦是主知擇說。非有守而後可以有爲之解。諸家皆有毫釐千里之謬。○又附曰。爲與不爲。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

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目前。亦不容兩騎也。○按橫渠所謂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於存疑翼註麟士之說。皆解得去。其本旨究不知如何也。○附翼註曰。玩程註曰。惟能有不爲。是以可有爲。比白文只添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爲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爲之事。每足眩惑我。搖撼我。我却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爲所當爲。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分窮達先後說。○按翼註與存疑亦相似。而不分窮達則異。與麟士說亦相似。而又畧有先後。則異。○翼註又曰。有作不輕試其才智者。亦未爲真見。○附吳因之曰。有不爲。是不輕易躁妄去做事。非不胡亂做之謂。○高中玄曰。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有爲的力量。全養在不爲裡。蘇子曰。惟天下之至勇爲能怯。惟天下之至動爲能靜。此意極可體會。○此與因之說同。薛方山亦主此。然方山兼德業說。今人主此說者。便專主事業。尤謬之謬矣。○孟子此二句。與所謂平居無忠直敢言之氣。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誠者相反。彼是以有爲占其不爲。

言人之不善章。張彥陵曰。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若有言責者。又當別論。○沈無回曰。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拈定報復說。○伊川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眞長者之言。○盤

雲大師曰。天地包涵萬物。山澤藏納污垢。人遇不善。不可無此度量。○大全辯芑山張氏曰。士君子之於不善。或委婉化誨。曲成不遺。使同歸於善。不則從天下國家起見。公爾忘私。大者誅殛。小者遊棄。使不傷善類可也。徒以口舌相譏責。何益哉。言人之不善。受病全在言字。鹵莽粗疎。無學術。無作用。最誤國事。當如後患何。說得悚然。非僅禍及身家而止。孟子正要人慎思。所以待不善之道。若看作謹言避患。將使天下皆苟且拱默。相率而爲仗馬寒蟬。豈孟子當日立言之意。○卓菴張氏曰。王尊之罪狀。王鳳李敬業之檄誅武曌。胡銓之抗疏。秦檜。豈可畏禍不言。

仲尼不爲已甚者章。張彥陵曰。此舉至聖以示則。專爲

過高者發藥。○李衷一曰：不爲己甚，猶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屑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處，不是說孔子爲平易的聖人。○張南軒曰：夫子非不欲爲己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己甚者，固天則之所存也。

大人者章。張彥陵曰：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吳因之曰：論語義之與比，是把義對己見說，言不以己爲主，而惟以義爲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

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比，則私心盡化。惟義所在，則拘執盡融。要看兩邊所以不同處。○附翼註曰：惟義所在，不可說義當信果，則信果；義不當信果，則不信果。蓋義也者，不期於信而自無不信，不期於果而自無不果者也。大人亦去其有心之信果，從其自然之信果而已。○按此卽雲峰胡氏之說，蒙引已駁之矣。○張彥陵曰：愚又下一轉語，與其爲無忌憚之小人，無寧爲硜硜之小人。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張彥陵曰：指出初心以示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翼註曰：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內無情遷，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玄黃一般，人不失，人人都是大人。○徐自溟曰：赤子之心，所由失

者不獨以私欲僞妄失之。卽聰明才辯亦所以失之外來者日增。本來者日減。○羅近溪曰。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湖南講曰。大人生平所歷。豈無學問。豈無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思何慮。殊途同歸。方合著本體。乃無所不能而實無能。無所不知而實無知。○大全辯京山郝氏曰。赤子所以能爲大人者。全仗學問。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未嘗學問。任率自便。則近於禽獸。故禽獸亦有忠信。未可徒恃忠信耳。唯學爲要。○李見羅曰。不失內雖有學問在。然此以現成大人說。○註擴而充之。與上孟微不同。蓋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爲例爾。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

者也。○張彥陵謂註擴充字不必用。張侗初亦謂是蛇足。此皆背註之說也。○翼註以一物不容萬物皆備來解赤子之心。如此則專就未發上說矣。赤子之心。只可以一私不存解之。○杜靜臺一條。專以赤子之心作未發看。卽翼註一物不容之解。○附存疑又曰。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按此卽所謂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與註不合。○李崆峒曰。大人赤子心一耳。赤子之心如草木始於萌芽。出土時分量已具。大人只培之使足已耳。非能矯之使增。○崆峒此條只是餘意。若依存疑盡性之解。則此便是正意矣。○吳康齋曰。孟子所論大人者數章。當以不失赤子之心爲主。唯不失赤子初

困勉錄卷之八
心所以真機運用。便能破信果之累。便能得禮義之中。便能格君。便能正物。○人有一偏之心。有全體之心。有後天之心。有先天之心。先天者。初心也。後天者。習心也。一偏者。觸心也。全體者。本心也。其初心。本心。心也。其習心。觸心。心之心也。右萬曆丙午。應天解元鄒之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論。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吳因之曰。深字對膚淺字。只從皮膚涉獵。是浮淺造詣。君子之學。探玄極冥。直推究理奧。一毫不肯放過。是何等精深。故曰深造。○說叢曰。如顏子之由博文約禮而進。末由曾子之由三省戰兢而悟。一貫方是深造之以道。○又朱子以責效於旦夕爲不深造。亦未是責效旦夕。是不以道。○按依朱子則勿忘

勿助俱屬深造。故又以程子潛心積慮。優游厭飫之言。爲只是深造。至雲峯蒙引。始以勿忘勿助分貼深造以道。看來分貼爲是。○吳因之曰。自得之妙。不容言。只是一時性急不得。性急二字。最害事。伯者以力假仁。做成功利也。只坐性急。○按此宜再補一句曰。亦懶惰不得。蓋人之病。只在一暴十寒。進銳退速。○嘉靖四十年。四川程文講居之安云。見其可欲也。不惑於似是之非。見其可依也。不搖於外誘之奪。○直解以溥博淵泉貼資之深。極妙。然則而時出之。卽是左右逢其原也。○按資之深。蒙引存疑。說得明。大全朱子謂資之深。如源頭水。只是一路來。未是。○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之原。未是萬物統體一原之原。其所以能左右逢原者。

雜書下
二

困勉錄卷之八
則由於統體一原也。陳伯玉謂逢原二字不必偏重。極是。○本文數箇之字，乃是指統體一原者言。○附蒙引曰：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此處猶上篇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總是樂之深也。○按居安資深逢原，無節次存疑自明。若生惡可已不知舞蹈，微有節次二處不同也。

博學而詳說之章 吳因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特爲反本窮源歸之要約所以如此。一節要看非誇多鬪靡意。○詳說內該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辯。○丘月林曰：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服人者章 湖南講曰：以善服人，是人皆無善而以

我形彼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乎善，故有服不服之分。孟子平日論王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爲之。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惟堯舜文王乃足以當之。○姚承菴曰：善原人所共有，以善去服人，卽有相形相忌之意，併此善亦不是了。如何能服得人，養則不知善在我，不善在人，涵育作成，唯恐此並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方是父母天地之心。○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翼註直解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善服人未之有也。正與上未有服人意相應。

言無實不祥章 張彥陵曰：此章示有國者信讒之戒。○

季彭山曰。凡言之足。以致不祥者。皆實也。曰無實不祥者。甚蔽賢者之詞也。觀兩實相應可見。○蔽賢之禍。無所不有。極其禍。卽可以至篡弒。○存疑謂篡弒之害。只在一時。此亦未是。蓋篡弒之害。亦不止在一時。

仲尼亟稱於水曰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指出有本二字。只是要學者務實意。○翼註曰。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爾之下。補出人有實行。

仲尼亟稱於水曰節

原泉混混節。不舍晝夜三句。以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之有歸。分看。○翼註曰。有本者如是。言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下節無本與原

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澮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新安陳氏說。未甚分明。諸家皆未了然也。

苟爲無本節。聲聞過情。雖是說虛名之無實。其實是說僞行之無實。蓋上文所謂不已。漸進放海。此節所謂集與盈與澮。皆兼對行言。不專對名言。大全朱子所謂聲聞一條最好。蒙引孔子言水不舍一條。其意亦自如此。○湖南講曰。其有實學者。則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逢原之妙。○張彥陵曰。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陸象山曰。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雖未放海。將來自放乎海。然學者

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舍其涓涓而趨之，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自偽。却如擔水來相似，涸可立而待也。○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古今名過其實者多矣。孔光以三公諂事董賢，而王嘉急稱之，至死猶以不克進光為恨。殷浩咄咄書空，而謝尚王濛以為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節。張彥陵曰：幾希正所謂道心惟微。○又曰：按此幾希與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幾希，謂其剝喪已盡，僅有此未亡之心。此則原是初心，完完全全，特以其在形氣中提出，故云幾希。○翼註曰：幾希不多也。人性萬物皆備，何云不多。此只應上異字說，人與物相去不多也。○沈無回曰：幾希

是所爭不多，然已實有所指，即人與物同是生，而人性與大牛之性不同處是也。正所謂善也。○顧涇陽曰：幾希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此是異說如存之則人，去之則禽獸，存與去，其間不能以寸，此從念頭上看也。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這些子正人與禽獸分岐之初，此從源頭上看也。○吳因之曰：幾希雖兼理氣，只重理。註得形氣之正二句，極有斟酌。○註衆人不知此，君子知此，據蒙引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則此知字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下面戰兢惕厲，又該得知行在內。○陳伯玉曰：庶民去之，人盡庶民也。何以不成禽獸世界，賴有君子以一身存之，并

庶民皆不得去。非獨君子一身自存也。○四書脉曰：去不但是愚蒙。增著知識氣力。都是去。○又曰：君子存之。句。要講得有關係。蓋君子乃身係世道之君子。存之。乃是爲天下萬世而操持其心。以警惕人心。維持世教。○按存字內該知行。新安陳氏謂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似謬。○附劉上玉曰：君子存之。通管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章。蒙引過到次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唯舜也。云。則是舜又在君子之外矣。然則文王孔子亦生安者。便當入操存君子中乎。註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總是君子存之中有生安如此。至尹註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則已置圈外矣。○按翼註上玉雖似有理。然大全蒙引淺說麟士多主尹氏之說。

○翼註曰：過下不必貶君子。以起舜。蓋君子聖賢之通稱。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

舜明於庶物節

吳因之曰：天下未有不明察乎倫物而

可以言存者。何也。倫物者。幾希之散見也。亦未有不幸

由乎仁義而可以言存者。何也。仁義者。幾希之統體也。

○孫淮海曰：幾希之理。在事則爲物理。在身則爲人倫。

在道則爲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張彥

陵曰：愚按明物察倫。不是在倫物上討分曉。其主宰全

在這點靈明上。蓋這點靈明。乃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

的根苗。此念常自惺惺。則物遇之自明。倫遇之自察。○

翼註曰：仁義卽貫徹倫物者。庶物是事物。非禽獸草木。

○葛屺瞻以藹然有親者爲仁。截然有辨者爲義。胡忠

泉文亦如此似與存疑不同姑俟再定

禹惡旨酒章總旨 翼註曰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

禹惡旨酒節 張彥陵曰虞廷儆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語惡旨酒遏絕之嚴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延訪之勤是開道心之扁鑰

湯執中節

文王視民如傷節 李衷一曰如傷或做如已傷之說看來還是常若有傷更形容得視民意出○四書脈曰如傷不特一意撫物卽鋤強抑梗亦如傷中事

武王不泄邇節 翼註曰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言之

周公思兼三王節 張彥陵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乃一

串意○淺說謂兼三王之四事而施行之極得○本文四事只指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附存疑曰其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然之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爲可從也蓋旨酒則惡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愛之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同未見有不合者唯四事之外如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似此之類不可盡窮以後觀前以今視古有不能合者耳○按其有不合專就四事之外說此蒙引初說則然其後說則不爾也予錄其後說○或兼四事與四事之外說亦可然本文只是就四事說於言外推廣則可也○陸實府曰思不是空空懸想便有

斟酌變通在內。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總旨。張彥陵曰。按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邵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爲王者之迹。而播爲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紊於伯圖。而聖人因定爲筆削。○梁無知曰。春秋一書。正是察於人倫處。此之謂人禽之關。○王三原曰。義皇有易。唐虞有書。文武周公處。○徐懋有春秋。以春秋繼詩。正是孔子繼文武周公處。○徐懋齋曰。王迹泯而伯圖興。此世道升降之機也。聖人不能不聽之氣運。雅詩亡而春秋作。此又轉降爲升之機也。聖人不得不示以人心。○徐自溟曰。此處最可以觀葩經之終。麟經之始。正是王之終。伯之始。正是宇宙政教

之終。言教之始。○張彥陵曰。愚更爲一語曰。此正是君道相道之終。師道之始。○徐自溟又曰。此是緣史以成經。正緣魯以尊周。正緣伯以明王。○彥陵又更爲一語曰。此正祖義以行仁。此正化禽獸以成人。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節。張彥陵曰。按此節以春秋提起。照下然後二字。如云羣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以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也。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又曰。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

困絕錄卷之八
則在末節義字上。○又曰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又曰六經爲宇宙元氣。有絕必續。○翼註曰迹字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實跡已熄。○四書脉曰詩亡。乃謂雅詩不復作。非前之雅詩亡也。○按顧麟士曰春秋作字。如今人言作文字作字。然後春秋作。謂屬筆之時耳。必不指託始之平王四十九年也。按作字固是作文字作字。然曰然後春秋作者。乃是謂春秋之作。始於詩亡之時耳。非謂屬筆之時也。麟士欠明。○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今雖依註而此說亦不可不知。

晉之乘節 四書脉曰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聖人筆削之先。與晉乘楚檣杙一樣。無關王迹之存亡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張彥陵曰其事曰桓文。則非王迹。其文曰史。則非聖經。緊頂上魯之春秋說來。取其文中所載之事。而筆削之。宜褒處褒。宜貶處貶。曰義竊取卽竊比之意。夫子本意。乃是不敢以義自任云耳。非是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句重事盡。屬於桓文。正見王迹降爲伯功。○翼註曰事出於二伯。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以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附翼註曰春秋載事。不止桓文。此事字是事體也。大槩事體是二伯規模。或聽其盟

約。或踵其故智。皆是。○按此與蒙引舉盛之說又不同。
○尤西山曰。前此諸侯雖擅征伐。天下正論猶在。至齊桓一匡天下。而晉文繼之。天下始翕然歸功焉。正論始廢。春秋爲正人心而作。故獨取義於桓文。○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蓋雖春秋之義。亦卽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所主也。○張彥陵曰。愚按義出於人心之公。卽所謂是非是也。從古帝王撐持世界。仁義兩件。而孔子作春秋。單取義以懾服人心。蓋從其不容泯滅者。以提醒之。則生人之脉。斷而復續。義固所以成其仁也。○翼註曰。竊取。只是謙詞。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真僭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不在耶。○傳承問曰。春秋固當世之事。

一一處置從天理上去。○真西山集卷二十一云。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以春秋爲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檣杙之類耳。

君子之澤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又曰。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其勢如江河之趨下。而孔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以重。從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承於孔之後。其權愈輕。其脉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只是要表張孔子出來。以主世教。如云我是孔子這一脉。正是吃緊爲人處。

君子之澤節 四書脉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

有位無位別言之耳。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節。

徐倣弦曰：孔子言竊取，則不敢

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四書

脈曰：分明欲表章捍衛，以待後之學者，非善一身已也。

○張彥陵曰：或問孟子所任私淑，從何處見得？徐自溟

曰：孔子作春秋以警亂賊，無非明王迹意也。而孟子承

之以闢楊墨，不過推明仁義以衛聖道，此其一脈相承。

直領舜所由之仁義來，舜之仁義乃察於人倫。孔孟則

於君臣父子之倫而力救以仁義。不必專根人倫，前章亦非專就人倫說，謂

重在人倫則亦可。正是千載前後相符合處。○私淑諸人依新

安陳氏作私竊其善於人，與私淑艾一例似妙，但如此

則當以大註得聞孔子之道於人作正解，而私竊以善

其身乃是足上意，恐朱子本意未必如此。故雙峯次崖

皆不如此說。○翼註曰：私淑用博約講，腐而泛。此須與

好辯章參看。孔子作春秋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此處

亦要見得異端蜂起，仁義充塞，非聖道無以淑身。意仁

義比博約字切。

可以取章。此章蓋就事之介在可否之間者，而明過猶

不及之義。○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重下二段。○朱子

謂此段與再斯可矣，相似。此須善看。蓋再斯可矣，是初

思與再思同底。此段是初思與再思不同底。故只云相

似，然不引此似更妙。○莊忠甫曰：取與生死之間，貪夫

以之殉利，烈士以之殉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間矣。其

於傷義則一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四書脉曰：盡羿之道以射道言。○本文只是罪其無知人之明，立己不正意，又是深一層話。非本文正意。蒙引亦稍誤。附後。○附蒙引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其意若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使羿而果善人也，則必得善人而教之，不至有反射之禍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張彥陵曰：此是罪羿斷案。重在孺子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背師耳，未可謂合於義。○四書脉曰：今日我疾作二句，是以己而料其死，問其僕至吾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庾公之斯至，必端矣。是因友以觀友，孺子料人之明也。夫子何爲至末，是因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端人泛就立心制行之正言。

道卽善射之道。○張彥陵曰：庾公於君則曰不敢廢於師，則曰不忍害，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君臣師友之義始全矣。○此是庾公自見得如此。然庾公實未能兩全也。○歸熙甫曰：自孺子言之，則爲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爲欺君矣。時則爲庾公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於上，無敵於下，殺其爲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告焉，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鬪可也。○大全辯卓菴張氏曰：陸佃鄭俠，或受經於安石，或爲安石所獎拔。至論新法，則陸氏極言其擾民，俠且繪圖以進，乞誅安石，未嘗以私恩廢公義。

西子蒙不潔章。翼註曰：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

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君子之不敢爲惡。必欲爲善者。非徒欲求合於天人也。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感應之速。以爲下等人說法爾。○莊忠甫曰。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歆。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虔於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鬼神哉。○唯適張氏曰。此章是春秋誅趙盾錄楚莊之意。

天下之言性也。章總旨。翼註曰。首節言理本自然。次節言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鑿。○此章言智亦只是偏言之智。○沈無回云。此章爲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告子言性。鑿之以杞柳。鑿之以湍水。鑿之以仁內義外。故孟子云。按此皆背註斷不可從。

天下之言性也節。吳因之曰。本文言字不甚重。○沈無回曰。首節是欲人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也。○又曰。利字當不得善。所以利處則善也。○按利字如孩提。平旦乍見。嗜爾皆是利處。若對下鑿字。則更就日用常行。無奇異。無隱僻處體認。

所惡於智者節。吳因之曰。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可鑿。最重。下文不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鑿字對渾成看。事物之理。渾渾淪淪。無處可容我私智。今乃妄生意見。強設機械。若以爲抽關啟鑰。剖秘決奧。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莊忠甫曰。君子不惡愚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昧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并失其利矣。故

困勉錄卷之八
君子惡之也。○翼註曰：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何常無事。但水性本就下，因而道之就下，雖有事而實無事。○莊忠甫曰：觀於禹之行水，而不害其為無事，則知堯之觀天察地，舜之封山濬川，湯之放桀，武之伐紂，周公之誅兄伊尹之幽主，猶未始有事也。何也？此皆不得已而動也。○張彥陵曰：行所無事，無事正在行處見得。○翼註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況就應事接物言。○吳因之曰：言性只看故，便自明白。今故本順利，本未嘗有事故，用智者亦當以無事處之。無事則為利，利則為故，故則為性。夫用智而至於運性中之作用，豈不卓越，豈不高朗？故曰智亦大矣。講智大要根著性字來。○附蒙引曰：言性而但言其故，又以利者為本，此便是智。如告子異

端之說，皆失之鑿矣。亦不必專就處事上說，大抵智者言與行俱得其理，不必泥禹之行水，謂全不當提言性，但不當專主言性說。○按蒙引此說，雖與時說以論性為主者不同，然此節智者雖可兼言行，似不必更及於言性。

天之高也節

翼註曰：天與星辰，其運有常，如一日一周

一月一周之類，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換者，故只言故而利在其中。○千歲之日至，亦即是故。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袁了凡曰：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

有子職之喪耳。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張彥陵曰：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四書脉曰：兩言非正言，是

叙親媚之意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總旨。翼註曰：此章只是不尤人。其自反正不尤人的工夫。前六節詳言君子之存心。末一節結言君子之存心。○張彥陵曰：愚按存心二字。是一篇骨子。存心不可見。尤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憂之一字。正是發明君子自反的念頭。法傳二字。正是發明君子憂的念頭。蓋君子以仁禮存心。不只是在自家身上討好。正欲合天下於仁禮之中。方是可法可傳處。我果能以仁禮自盡。卽瞽瞍傲象可化。何況橫逆。其不能感化橫逆。正我之仁禮有未盡處。正我之不能如舜處。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此。○張彥陵曰：有瞽瞍傲象。乃成其爲舜。有橫逆。乃成其爲君子。語云：道高一丈。魔高十

丈。於此著眼。方是學問進步處。○徐自溟曰：此章要重看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一句。蓋天地間大槩有三等人。上之爲聖人。下之爲鄉人。又下之則爲妄人。此三等人。品皆在心上分別。君子之以仁禮存心。正欲脫鄉人以至聖人。而特借妄人以自警。只見自家不是。此正存心異人處。○吳因之曰：此章全在首節分。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正見君子異於人。蓋以首節爲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也。仁禮決在用上。看非以此爲存於心。下方施於用。過下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禮存心者何如。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節。四書脉曰：以仁存心。卽是常存此愛人之心。以禮存心。卽是常存此敬人之心。非謂仁

禮存於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張彥陵曰存字不對放字看。猶云其處心處與人不同耳。以仁禮存心正是異於人處。○陸象山曰孟子說君子異於人以其存心然君子亦只存得箇人所同有之心人多不存便見君子之異。語曰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此語堪味。○翼註曰存於心者亦卽心所本有之理。

仁者愛人五節。吳因之曰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爲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爲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附蒙引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又附曰大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

於心而不忘也。如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也。人亦必常以仁禮存心不忘然後接人之際能敬能愛而人亦恆愛之敬之也。○按蒙引此二段與存疑淺說說約翼註因之不同。○張彥陵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人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吳因之曰註仁禮之驗因人省己故謂之驗非效驗也。○翼註曰恆愛恆敬起下橫逆愛敬其恆也橫逆其變也。○因之又曰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愛敬之施說言有人焉乃我之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正足上我必不仁

必無禮意。我果仁禮。此物不宜至其至焉者。必仁禮之
未盡耳。○四書脉曰。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
存存不懈也。○張彥陵曰。妄人三句。非置不校也。不忍
校也。自脩之意。原不住手。○又曰。是憐之詞。非棄之詞。
○四書脉曰。仁禮人之真心。不可以仁禮感。故曰妄人。
○吳因之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較也。不要說是
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意發揮。不可做君子棄之之意。
若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便非有容之
體。不能以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了。
君子見其爲妄人。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
較。○翼註曰。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
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按大全南軒是言必自反而

忠。然後可斷彼爲妄。翼註因之淺說。是言我既忠而彼
爲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湖南講曰。難是與他作對。
被他難倒。道這仁禮也行不通。未免動了退悔的念。○
又何難焉。蒙引謂卽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意。極
是。又謂雖有卒至之變。而不以爲患也。只是心無愧也。
前面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這還是爲他難。此却不
是。蓋難非有愧之謂。霍林謂患是煩惱芥蒂意。得之。○
羅仲素曰。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以至僮僕。到處可憎。故每
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大全辯少墟馮氏曰。曾子
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辭。不得其意。徒知不
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果能自反。則橫逆之

來方自反不暇。安有工夫去校量。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或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之犯不校。誤矣。○愚謂不校。深於自反。自反急於不校。戊午五月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節。張彥陵曰。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存疑謂終身之憂二句。是括上五節之意。是矣。又云。自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禽獸又何難焉。是無一朝之患。此却不是。○吳因之曰。有終身之憂。極重無一朝之患。特帶言之耳。大意謂由君子存心觀之。是有終身之憂的。豈以一朝之患分其心也。無患全自有憂來。然須一順說下。若云惟有憂故無患。則亦非本旨矣。法天下傳後世。不惟要本仁禮來。且要見處。

變而不失其常意。方與上文相關。○又曰。三自反即在愛人敬人內。惟自反至再至三。乃為真能愛敬。無一朝之患。即在終身之憂內。蓋惟不患一朝。乃為真能憂以終身。○按此俱是深一層話。○貢受軒曰。所謂鄉人。非特庸庸流也。行義稱於一鄉。在一鄉之中。可謂人矣。然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三才之極。擅美於鄉而不能為天下後世立極。君子以為憂也。○四書脉曰。如舜而已。不是三自反便盡了。分明欲到聖人地位。如舜之底。豫允若一般。橫逆都忘了。方是釋憂日子。○附說叢管登之曰。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此亦就希賢希聖之君子論耳。若論希天之君子。則法今傳後。猶屬名根。使從中庸。遯世一脉上起。因名根終在。名根在。則終身之憂固。

在一朝之患亦在猶爲一鄉一國之善士非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然學者必先有鄉人之恥而可與論。邈世不悔之學。○法今傳後恐非從名上起見。管說不是。○翼註曰。上文云無一朝之患者不能必其境之平而能必其心之恕也。如有二字。正活出無字。○張彥陵曰。君子不患矣。正引之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宋曾晞顏君子以仁禮存心論。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天而已矣。愛人者天也。敬人者亦天也。天者我固有之也。吾於人無不愛。盡吾之仁而已。人不吾愛。吾不知也。吾於人無不敬。盡吾之禮而已。人不吾敬。吾不知也。有哀矜而無忿疾。有順受而無捍拒。有雍容暇豫而無躁切急迫。何也。所以自處者天也。舜之於三苗。周公之於管蔡。夫子之於

叔孫武叔。子路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皆是心也。○右按曾本陳止齋樂天者保天下論來講此題最快。禹稷當平世章總旨。此章只是以時中言。幸與惜意亦不重。○說叢曰。此章疑爲楊墨而發。○此章依存疑則通章俱就達道說。而集註數箇心字。則就大本說。在本章言外。依蒙引通章俱兼大本達道說。心卽道也。依淺說則禹稷顏回同道一句。就大本說。餘俱就達道說。存疑爲長。蒙引淺說俱附。○附蒙引曰。心亦道也。道字虛而廣。性情志意德行功業都說得道。此則以心言。此正與離婁上堯舜之道道字一般。亦主在心者言。輔氏解道心字義不必用。○附淺說曰。禹稷云。賢之。孟子曰。禹稷急於救民。顏子安於脩己。其事固不同矣。若以道

之存於心者言之吾知進則救民退則脩己禹稷此心也而顏子亦此心豈可謂顏子之心偏於脩己而有異於禹稷乎顏子此心也而禹稷亦此心豈可謂禹稷之心偏於救民而有異於顏子乎至其事之有異者以其所遭之異也蓋禹思天下云云禹稷當平世兩節四書脉曰平世以君明臣良言不重氣化言顏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雙峰謂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此太拘焉知稷當年無此事○王觀濤曰時當平世便見禹稷當救民時當亂世便見顏子當脩己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按觀濤說是四書脉謂平世似可無汲汲禹稷却如彼而賢之亂世似不容坐視顏子却如此而亦賢之兩段是設疑端以發

下面議論此說不是

禹稷顏回同道三節翼註曰兩個思字須跟身為司空身為農官來○兩由字大全蒙引作猶字解存疑如字存疑似長○湯霍林曰由已二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止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說叢曰此全在責任上非順時而出順時而處之謂○吳因之曰禹稷唯身任其責故以為憂非有心於憂天下也顏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為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兩節新安陳氏解纓好但必以為遇沐則太拘矣○張彥陵曰閉戶亦是救法此是深一層話非正意蓋世路擾攘之秋輕出其身以嘗試則不惟無益於亂并此身亦有載胥及溺之虞矣定以理其紛靜

以觀其變。此正與時變化之道也。○雖閉戶可也。正是救之之法。此中有闢楊墨拒鄉原作用。在楊墨顯與經叛者也。顯與經叛而經尚存。故治之之法止用拒鄉原。陰與經叛者也。陰與經叛而經遂亡。故治之之法必用反。向非孔子孟子拒鄉原則。今人孰知鄉原之非哉。然鄉原種子至今仍未絕。漢之顧廚俊及宋之洛蜀黨明之東林諸君子皆以攻鄉原爲事者也。然非徒不能絕。且往往卽陰托於君子之中。甚矣鄉原之難除也。甲辰十月初十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四書脉曰。爲父所逐。不敢歸家。便是出妻屏子。非休妻逐子也。○翼註曰。是則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兩意。

曾子居武城兩節。張彥陵曰。上一二節只叙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君字上。○張彥陵曰。按居武城是居鄉。居於衛是居官。兩句便不同。與當平世當亂世一樣。當重人因地殊之意。與地以人重之意無干。○愚謂兩或曰二字亦可味。皆無定見。君子可去則去。宜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不足憑也。○翼註曰。忠在心。敬在貌。○又曰。此處只說知所以處。沈猶則知所以處武城矣。亦勿露賓師不與臣同。曾子子思同道節。張彥陵曰。父兄只當一尊字。對下微字看。○翼註曰。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

王使人瞞夫子章。王觀濤曰。此全是視吾道過高。非覈

其真偽意。○此章直解主孟子初至齊說極是。蒙引翼註俱云。若容貌則齊王已見之。不是。余初誤收。○直解曰。當戰國時。謀人策士。皆卑瑣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岩岩。遂謂其與人不同。故孟子初至齊國。齊王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欲以驗其爲人之實。而齊人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夫子享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王近使人窺視夫子。看夫子之道德。果有超然異於衆人。而非人之所可及者乎。孟子答說。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行人。都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如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嘗

有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夫堯舜且與人同。况我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矚矣。○翼註曰。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矚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又曰。堯舜何以與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自於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堯舜實不遠人也。○吳因之曰。人字要重看。若單講無以異。輕丟過人字。便不是口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此章依蒙引南軒則皆云。真有此事。存疑則云未必有此事。存疑不是。○觀勉齋黃氏一段。當以此章與論語鄙夫章同看。○樂天齋翼註曰。驕字意輕。○君子觀之之字。指富貴利達之人。須先將此一流埋伏在前。然後說到君子方順。○翼註

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重在一求字。見其可羞。趙註云。昏夜乞哀。驕人白日。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圈外。○樂天齋翼註曰。妻妾必羞而相泣。似不消由君子觀之。蓋羞者是良心。今人迷於貪求。良心盡泯。縱可羞泣。亦不知了。唯輕勢利而無苟求之君子。方看得透耳。○陳抱冲曰。世緣薰染。男子亦鮮能自振拔。况可望之愚婦人乎。見良人所以求富貴而羞泣。子輿特指人真心不及人習心也。意重在良人之可羞泣。不重妻妾之能羞泣。卽由君子觀之一語可見。

